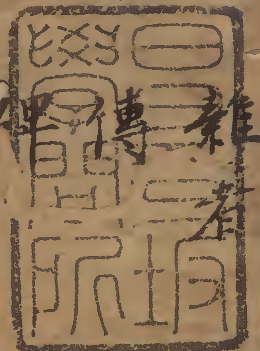


許敬庵集

和堂

祭文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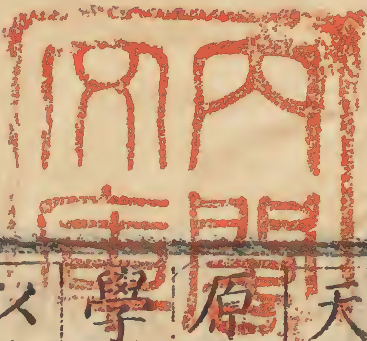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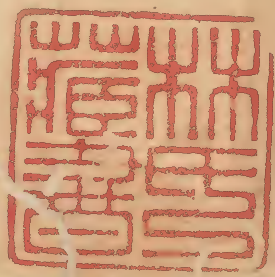


九之十三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530
冊數	8(8)
函號	317 100

共八





敬和堂集卷之

德清許孚遠著

雜著

原學篇

淺草文庫

天然自有之謂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
 原學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能
 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才故學之係
 於人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固威儀動止非學不
 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

不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
貧賤夷狄患難之遇非學不達學則智不學則愚學
則治不學則亂自古聖賢盛德大業未有不由學而
成者也故

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言以詔來世而其自名惟曰
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
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
醇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
器數浸淫於聲利靡濫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

孔子之所謂學也其卓然志於孔子之學不爲他道
所惑者寥寥數千載之間幾人而已乃其見有偏全
言有離合行有至不至擇而取之則又存乎其人焉
故學以盡性爲極以孔子爲宗若射之有的發而必
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夫然後可以語學學之義
大矣哉

原學篇二

學者既有志於孔子之學則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
孔子之學自虞廷精一執中而來其大旨在爲仁其

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最為深切著明者也人心本來具此生理名之曰仁此理不屬血氣不落形骸故直云克己已私一克天理具存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故云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無我無人平平蕩蕩萬物一體故曰天下歸仁已最難克仁最難言因循牽繫終身陷溺剛毅深潛一日可至故曰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出此入彼即在身心之間其機至嚴其用至博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孔門學脈也他如言敬言恕言忠信言閑邪存誠言洗心藏密言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無非此理無非此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矣是故舍仁而不求者昧其本心不可立人道於天地之間不由克己復禮而言仁者道不勝欲公不勝私而徒以聞見湊泊氣魄承當無強至於仁之理知克己者一私不容氣質渾化故功利權謀之說非所可入知復禮者體用俱全萬理森著故虛無寂滅之教非所可同修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此孔子之學自精一執中而來為萬世立人極者也學者於斯篤信不惑而行之不惰其庶幾乎可以語

學也夫

原學篇三

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不尚知解而尚體驗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其說也是故性定者其言安以舒養深者其容靜以肅內直者其動簡德盛者其心下反之而躁妄輕浮繁擾驕汰生焉蓋理欲消長之機志氣清濁之辯見於動靜徵於應感如影隨形不

可掩也昔者虞舜夔夔齊慄以格其親而好問好察善與人同乃見其精一之學文王在宮在廟雖雖肅肅而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見其敬止之功孔子溫良恭儉讓萃至德於其躬而意必固我至於盡忘乃其學而不厭之實凡古今聖賢所為師表人倫信今傳後者必以躬脩道德而致之斷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也故學者之學務實脩而已矣珠藏而淵媚玉韞而山輝德積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有不脩脩之未有無其驗者也不脩而偽為於外與夫脩之未至

而欲速助長操上之心者皆孟子所謂無源之水
易盈易涸不可長久矣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誠偽虛實
判若霄壤其理甚明內辯諸身心外證諸家國學之
終身不至不已斯學之道也

聖訓敷言八則 關中示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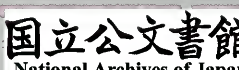
其一

子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一生精神命脉只在

志學一言學而不厭聖人之所以為聖也知學而趨
之者賢不知學而棄之者愚非聖自聖賢自賢愚自
愚也天性在人萬理咸備無不可學而能千古聖賢
與我同類何為甘於暴棄而不學蚤夜以思幡然覺
悟苟志於學希賢希聖希天孰能禦之其或不然苟
安流俗之陋醉生夢死無可語處故志學作聖之第
一義也

其二

子云言忠信行篤敬人身惟有言行兩端忠信篤敬



所以爲存心凝道之本事親事君應事接物惟此忠
信惟此篤敬一念忠信篤敬便收斂凝一百順之所
自生一不忠信篤敬便放逸周章凶咎之所由作道
本不遠人胡不思立則見其叅於前在與則見其倚
於衡無動靜隱顯而一於忠信篤敬所以爲忠信篤
敬也先儒學個不妄語惟不妄語可幾忠信詩言不
愧屋漏必不愧屋漏可稱篤敬只此兩言學者終身
用之而不盡書紳哉服膺哉

其三

子云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聖門教人
求仁之功不一而足獨此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而
有味己不立非仁己立而不立人非仁己不達非仁
己達而不達人非仁立不獨立達必俱達仁者所以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故明明德便要親民而
致中和便可位天地育萬物學者知得這個血脉痛
癢相關則爲仁之功自不容己忠信篤敬叅前倚衡
卽是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道初無兩法學者要深
思而得之

其四

子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事賢友仁此
爲學之大方人之性情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上
有嚴憚之人下有切琢之士直諒多聞交相輔益不
覺其心志之日以開明而德器之日以成就也記曰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
學獨學且不可况燕朋燕辟乎故有志之士必以親
師取友爲急求之一鄉求之一國求之天下存乎人
而已

其五

子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人有氣質物欲之蔽故非
辟潛生必攻而去之天性乃復然而責人則明恕已
則昏已惡未攻常有意於攻人之惡此學者通病只
明此兩言專務自治時時反觀內省閑邪存誠其於
外面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卽高明廣大氣
象也孔門顏曾之徒精神全向自己身中所以養深
而德粹鄙人年來深省於此願與學者共脩之

其六

子云無欲速無見小利此語非特論政卽是論學斯道無窮孔子之聖由十五志學至於三十然後立四十然後不惑况吾人乎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經世宰物繼往開來以爲責任而蔽于近小功利之私難矣學者須竭一生精力萃之於道優游厭飫日就月將乃可言學其世之榮名利祿得失去來一切勘破不爲搖奪始於性分內事少有相當不然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有明訓未有能違者也

其七

子易象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天人之蘊奧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禮樂之道在記聖人之是非予奪在春秋傳記子史羽翼聖經紀載往蹟皆不可廢展卷誦讀則上下古今嘉言善行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所以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鬪靡而已學者於此各隨分量所及審察先後而致功焉其蕪穢之書淺陋之文足以賊德而損智者勿令入吾之心目可也

其八

子云辭達而已矣達之一言卽萬世學者脩詞之準有德之言造道之言旨遠詞文不求達而自無不達後世文章之士沉潛經史記聞淵博得於其心者亦自達於其言今之制科之文學者不得不勉強從事然要之貴培養本原講明義理期於達而已靡麗非達奇詭非達玄虛非達其又下者勿論多士擇焉

覺覺堂說

萬曆丁丑夏許子會同里士于慈相寺之聽松堂以堂名有諱也易之曰覺覺或問於許子曰子所稱覺覺云者非孟子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意乎許子感然避席曰此古聖賢之事余何敢任焉夫覺也者人之性也書不云乎惟人萬物之靈斯靈也乃所以爲覺也人之生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百骸九竅之於疾痛疴癢不言而喻不慮而知若是者何也人之靈覺之性蓋無所不貫也匪獨吾之一身焉而已其聯之而爲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散之而爲天地萬物古今事

變之賸其履之而爲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惟人也無所不能通而無所不能順若是者又何也則覺性之在斯人其周徧如此也其慈愛爲仁其裁制爲義其恭敬爲禮其鑒別爲智其誠實爲信其存之爲德其達之爲道其生生之謂易其不測之謂神衆善同出而異名若是者非他也則覺性之所以爲妙也夫婦之愚不肖也而可以與知與能聖人之聰明睿智也而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其退藏於密也雖鬼神不足以測其機緘之所存而其流行充塞也雖彌乎

六合而不足以爲大雖亘乎無始而不足以爲遠若是者不可悉究則覺性之所以爲無窮也故曰覺也者人之性也然而云覺覺者何也人之性也必附麗於其氣質如日月之經行於天而流水之在地中也日月不能不掩於雲翳流水不能不溷於泥沙而覺性不能不蔽於氣質當其蔽也則覺性爲迷然而覺者未嘗不存也故學者貴於覺之而已矣詩曰有覺德行傳曰在明明德此之謂也夫蔽有輕重有淺深而覺有小有遲速古之聖賢不恃其無蔽而恃吾

之覺有以勝之故有過則可改而見善則可遷衆人
惟其頑焉而不知覺故其蔽錮日益以甚今夫清明
在躬湛然常覺一性圓融洞達無礙沛若江河之決
而渣滓渾化皎若日月之明而一疵不存者此覺之
至也非聖者不能與於斯也於是焉嚮道而行循性
而動激發於師友箴規之際而退省於幽獨隱微之
中明於微以及於著舍其舊以圖其新如水之漸清
而氣之漸盛迨其久也日游于高明廣大之域而不
知此覺之次也賢人君子之事也若其徃於氣習之

偏牴於物欲之害良心乍萌而乍蔽忠言若信而若
疑卒之隨俗習非以終其身而不悟此覺之昧者也
庸衆人之流也猶可言也其有聰明自用長傲遂非
以恣情徇慾爲當然而以禮義忠信爲不足法者此
覺之反者也孟子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其又有祖
述性命之談侈然將以教詔於天下而忘其所爲自
檢之道掩非匿垢以欺已而欺人者焉其又有惑於
異端之教肆爲宵冥恍惚之談以鼓動於斯世而忘
其所爲天理民彝之正叛棄聖賢而不顧者焉斯二

者皆覺之賊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之類也不可言也嗟夫均之爲人也均之有是覺性也在彼則爲聖爲賢而在此則爲庸人爲暴棄爲邪慝要之覺與不覺之分也然則所謂覺覺云者吾徒其可以不勉乎哉夫凝陰之極而陽氣未嘗不生陷溺之深而覺性未嘗泯滅特患其不覺不患其有蔽也特患其覺之不力不患其蔽之深重也是故昧者猶可以覺而喻反者猶可以覺而還賊者猶可以覺而正覺乎覺乎是在斯人而已矣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先民亦有言曰所謂下愚不移者非是不能移病在不肯移此之謂也或曰覺民之責子孟子何以屬之先知先覺耶曰古之聖賢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然後天下知所趨向而不惑至所以覺之之道未有不存乎其人者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之言豈欺我也或曰覺之爲說佛典宏矣而子闡之不幾於助風揚波者乎曰余於前言旣明且盡矣天下之理名同而實異學者求其實而不徇其名焉可也然必有取於覺覺者何也悼流俗之沉迷而吾欲覺之而使

覺亦竊附於孟氏之旨者也

悔吾說贈譚學博

學博譚君來諭吾庠四載矣清之人士莫不以君爲端方直諒允稱師儒之模範者也於是膺

新命當教授 榮藩君自度春秋高諸侯王子弟教之難遂飄然欲歸嶺表與其同里士振舉白沙先生之遺風講藝樹行以卒其志一日踵許子之門而告曰古之君子贈人以言非相爲諛也蓋有朋友責善之道存焉某幸辱交於先生頃年又率諸青衿從先

生於覺覺堂之會於心常躍然然吾老矣過時不學徒切追悔近更號以悔吾者亦自志其愆也先生母以老耄棄余而箴儆於余余將書紳以歸用比於韋弦之義不敢褻先生盍圖之許子瞿然起而拜曰君之心是古者衛武公與蘧伯玉之心也方感嘆敬服之不遑而何說之贅焉無已請以所聞明悔吾之旨易大傳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蓋人心直以動則順乎天理而爲吉妄以動則陷于人欲而爲凶方其人欲之蔽有所牽繫於中而遲回顧惜進退不能

以自決者吝也及其放失之後有所懲創于中而反躬責咎惕然不能以自安者悔也悔未必其爲吉而由此以改過遷善則吉之端吝未必其爲凶而由此以長惡遂非則凶之端故曰吝也者自吉而趨凶者也悔也者自凶而趨吉者也然則人心之幾不能純乎吉亦不必純乎凶而特存乎悔吝之間悔之於人亦大矣雖然嘗試驗之人之於行有所不慊於心則其悔恨常有所不免自古及今苟非至於窮兇極惡未有無悔心之萌者顧悔之未幾而吝卽隨之天理

之乍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錮蔽是以二者恒相乘而不已而天下之事其流於凶者常多其出於吉者常少也由此言之悔之於人豈誠足恃乎哉蓋傳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而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夫悔在事後而介在事先已失而改圖固不若先事而明覺之爲愈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所謂先事而明覺存乎介者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易曰頻復厲无咎此所謂已事而改圖存乎悔者也夫悔固不若介之爲豫然至於能作而喻震无咎而善補過則亦非乍萌乍蔽悔吝相乘而不已者矣是故君子之學其豫養也莫若介而其補過也莫若悔平時能戒謹恐懼慎之於幾微毫髮之際而有過能痛省勇治務收其摧陷廓清之功則古之聖賢之道亦不難至也君自號悔吾之旨其有在於斯乎昔者白沙先生以靜養爲的其學幾於自然有顏子不遠復之氣象而考其當年苦心鑽討其爲省過自訟之

詞見於詩篇者不一而足然則得於悔過之力亦深君之歸也試與二三知學之士求之當必有得其精蘊之傳超然於不言之表者質以悔介之說其然乎其不然乎君毋忘余之鄙陋其他日幸有以教我君憮然起而謝曰先生之言匪獨以告老夫抑先生所方自勵與學者所當共勵者也遂次第其言而歸之

養神說贈章元禮

章元禮父與許子同生於餘不溪之里方許子官駕部而章子成進士竝居京都又介大達之東西委巷

而舍焉朝暮數相見善相勸過相規疑相質章子雖
敏睿絕倫乎然獨沉深能虛受其於許子迂鈍簡直
莫逆於心逾久而逾親盎如也章子既受蒲圻令將
行謂許子曰何以贈我許子曰無言也固問曰其養
神乎曰若之何養神而裕於政也曰易不云乎神也
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神之於物大用之則大小用
之則小庖丁之解牛也輪扁之斲輪也梓慶之削鐻
也疴僂丈人之承蜩也皆凝神於一物之微而得其
至者猶役之也而老莊之徒得之以全其生羲皇堯

舜禹文周孔之聖得之以脩其身而治天下教萬世
神乎神乎道安有不由者哉曰養之則奚若曰唯神
也不可以僞爲靈臺之內有物焉汨之雖致力澄之
而不能清也故君子欲其本之無雜也感而動則有
紛擾之患而靜以居則有坐馳之虞動靜有無之間
吾之神不知其所以存而存故君子欲其機之自著
也秋毫之察而泰山之瞑也荒裔之思而几席之蔽
也迂曲之驚而周道之矇也華藻之事而本實之撥
也則神之病莫大乎是君子弗由也立於端莊嚴肅

之地然後存遊於大公無我之域然後泰超於愛憎
毀譽利害得喪之外然後明歷於艱難險阻困窮拂
鬱之境然後達合天人忘內外而返於冲漠混沌之
初然後至神乎神乎豈易言哉君子之養神也馴致
之而已矣曰請舉對症之藥曰定爾志慎爾思吾見
子有大道之志而未免於二三之感慕效雕虫之技
日夜營營於心思神之所以不凝也苟志定而思專
思專而神凝神凝而氣充氣充而才達其於治蒲圻
也何有章子憮然曰命之矣遂書以納諸行李

積學說贈卓穉成

卓子穉成以例貢入南雍過余請教謂之曰子不聞
鵬徙南冥之說乎莊生蓋云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夫道亦
然學之積也不厚則負大道也無力故自強不息取
諸乾厚德載物取諸坤果行育德取諸蒙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德取諸大畜以虛受人取諸咸立不易方
取諸恒懲忿窒慾取諸損遷善改過取諸益朋友講
習取諸兌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取諸謙兀以厚吾之

積而負於道也譬彼爲高欲培其下譬彼行遠欲裕其資器小者不可以受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弘而居之毅而行之俛焉惟日孳孳不以少壯而矜不以衰老而怠此學之準則也穉成其有志於是乎成均賢才聚會之所也且名公吏隱多在白下德行文學超羣出類世未嘗無人焉大賢師之次賢友之好善不倦舍已從人存乎我而已曰康不敏思約守之則如何曰唯唯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生混然元氣思慮未起情竇未開人而未離乎

天可以觀道虞廷之所謂道心文王之所謂帝則孔門之所謂忠信皆卽赤子之心而得之子但反觀於赤子之心時時收斂洗濯不以外物汨乎其中則所云厚積而負道者關楬皆在於是余學之三十年存養猶爲不易子勛之哉曰康更請爲對病之藥曰銳進助長者不可語於深造自得之境直情徑行者不可語於周旋進反之文子其戒之然由前之學而學則性質之偏日改月化誕登于道岸無難焉不然而一節之疵或爲終身之累不可不知也穉成再拜稽

首曰命之矣

蘭江退盟

萬曆壬午冬十一月三日余由建昌入而覲過蘭溪走刺約徐魯源年兄一會于舟次魯源廬居山庄離城五里許至則薄暮矣魯源謂余江中難夜行姑登堂一話余遂攝衣從之魯源因邀同志老友兩趙君包君唐君來及魯源仲子皆在座敘論久之余請教言爲別魯源曰年兄天資勝於學問余初聽似不平私念二十年來從事此學安得徒稱天資而已也又

竊意魯源獨以學自任而不輕許人爲學詞氣之間略相齟齬魯源曰非年兄不敢以此言進願思之且如先輩薛敬軒陳白沙二先生似學力勝過天資王陽明先生似天資還勝學力蓋婉言解之亦實說也又謂此學不是等閒道得這中間義理無窮功夫無窮饒是說中說虛見在精神命脉有一毫打對不過處便不是學且道吾輩平日貪財心好色心好勝心種種得乾淨否事親事君處已處人之間能一一盡分否因論事親甚難卽如親歿而祭祀一節果能七

日戒三日齋儼如在之誠通於父母否此學規矩尺
度在宋儒最謹嚴近世學者蓋不逮宋儒遠甚又論
學問有功夫與無功夫只眉宇間氣象可見古人有
以象示所謂目擊而道存者微乎微乎因語及近會
王塘南有潔淨微密之象會鄧定宇有深潛冲雅之
象魯源罕譬而喻從容相質覺得言有盡而意無窮
余爲之肅然起敬怡然心悅初之扞格於中者不知
其何在但有悔艾警惕而已坐旣深起別魯源同諸
君送余登舟執手在道余再叩曰年兄許我此後當

有進步否魯源曰年兄爲人好少偏駁處然却嫌太
好或把真性蓋過爲學也是真誠但這一竅尚未大
開在余驚曰何故爲是志未立耶抑明不足耶魯源
曰畢竟是志未立這裡有兩樣一者未是合下立定
脚跟將種種斬斷常似有來日來年姑待之心一者
未便勘破萬古以來這箇消息如行路一般有從蘭
溪直造京師的意思兩病一痛總謂之志不立余反
叩曰在兄如何魯源曰這有一半頗自信有一半尚
未能爲是猶有姑待心所以不濟事耳及舟與諸君

先別魯源復登余舟中徐語曰年兄言動尚有繁處這裏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余俱拜而受之遂別去余自惟生世四十有八年於此昔在己未下第拜唐一庵先師壬戌釋褐從四方有道長者游討論切磋二十餘年不爲不久矣平時持身行政自謂頗已端詳通達性命之微亦稍有窺測間用力於操存涵養之功然反已細觀慾根未清習氣尚在日夕精神多涉耗散言語每病發揚屢覺屢迷頻復頻失以若所爲求其發萬古之精蘊而入聖賢之途輒真妄想耳

魯源兄剛毅正直尤具道眼鑒我肺肝盡言指點令我毛骨悚豎退而中夜思之如不能以自活而今而後有不洗心竭力專精此道究竟成就者非人也日月如流人世光陰止有此數再若蹉跎漸滅立至良可痛惜因備書之以自誓且使同志者執爲左券他日得以考我馬蘭溪解維次日許孚遠秉燭書于嚴陵之灘下

數日暴病死歲杪仲以訃音寄武林人來季驚毀幾絕學博聞之奔視季留一嫗侍起處於是季爲位奠哭哭失聲殆骨立因亟欲一見母母往則強治具集姑妯奉滫瀡如常禮母怪之百方慰解季亦諾諾數日而母歸學博又遣諭之曰而翁旦暮還當面計而終身計定則往來父母家以守而志季詫曰我父平昔范誠何若而今言若此耶未亡人李婦也不得復還龍氏矣壬辰二月朔功曹君報始至聞大元屍且燔季號痛復幾絕因以手擊牀曰吾腸斷眼枯矣白

是數呼心痛屏樓側局牖獨居間取縞練拈鍼線嫗不知所作何物又時搦管作書一日遣嫗持書問父母安令遲旦歸嫗行惟與一婢子及隣媪俱抵暮伯妯周入樓探季坐良久辭去季秉燭送之手闔戶詒其隣媪曰夜深矣若等第睡留燭燭我尋瞰兩人熟寢乃雉經時二月十二日夜分也厥明媪等覺驚惶叫呼既不救矣其貽父書略曰女薄命夫亡終身無倚惟死歸泉壤以畢吾志父母老矣幸毋過傷益重女罪其貽母書以所存衣飾與手製妹氏女紅與自

盡殮衣纖悉備載意不欲令一物有污損迺知嚮局
牖時所拈鍼線卽自盡殮衣也其貽姪氏書以二老
人爲託并及後事三書痛惻具如面語學博急刺舟
往視則面如生衣裳楚楚縫紉牢結而不可解且悼
且慰隨詢嫗數旬之內話言情旨視死如歸蓋自聞
訃之初而已決矣於是學士大夫咨嗟太息相與私
謚之曰節孝許子曰賢哉季龍夫早亡而無子父年
高而不待儻惜一死其誰終護之以完厥令名也爲
臣死忠爲婦死節等死耳苟得其所寧論慷慨與從

容哉而或謂不能濡忍急於自經若匹夫匹婦之諒
者過矣過矣龍見呂學博余同時名彥也平生心行
可質神明而其美鍾於季女爲綱常增重名垂不朽
固天道然哉爰採撫事實爲節孝傳

鄒孝子傳

孝子姓鄒氏名聞孔楚景陵人也父學諭先生母熊
氏有子四人最幼爲聞孔學諭以萬曆己丑來餘溪
獨聞孔隨年十五布衣疏食蚤莫讀書學文章奉其
庭訓淳如也是歲母熊嘗病瘡聞孔徬徨求醫購得

良方藥之而愈明年夏熊復瘡用前方愈如初其七月瘡湧作聞孔亦病強起周旋以前方進之熊不效而病勢孔棘食飲不入口者三四日矣聞孔向其父號咷憂懼莫可誰何於是呼諸婢入臥內侍其母熊而獨往庖室取刀割其左股肉一鬮親爨而烹之將以進而學諭覺急走庖室中見聞孔血淋漓灑地上持之而哭曰痴兒何輕生也聞孔且爨且云爺自有哥哥三人在割兒肉救得孃命雖死不惜且勿驚惶令母親知遂持肉羹跪母熊前灌入口中熊少啐之

聞孔喜則又將前羹復烹之以進熊盡飲之而聞孔始裹血就榻學諭亟召瘍醫視之曰兒疼乎對曰不覺母熊病竟以是夜稍甦凌晨而寒熱解三日而病全瘥聞孔病亦復其股上創越兩旬平滿如故咸以爲孝感神明之助云餘溪諸士泉鄉縉紳先生有司羣公聞之靡不欷歔感歎稱其爲孝子孝子也者許孚遠曰割股廬墓之不以訓也詐謂非孝哉世蓋有大過人之行出於天性至誠而不可槩責諸人人也然余每見人子有割股以療親廬墓以終喪者心竊

慕而欽之不敢忽亦寧獨余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無恭敬是非之心孟子以為非人矣鄒氏子以眇然
一兒童離襁褓不甚遠而痛其母熊之病忍割其肢
體雖亡軀而不顧此豈為粉飾耳目之觀者耶古今
仁人志士取義成仁充塞天地爭光日月要不過此
一念吾於鄒生誠偉之矣其或者偶在一事慷慨激
烈能人之所難能而推之其他則因循苟簡無久大
之德業可聞於世此蔽於氣習踈於學問而不能善
充其初心之故也余觀鄒生器宇淳茂志慮深沉他

月所就未可量測余故樂道其美而并勵其成作孝
子傳

方布衣傳

外史氏許孚遠曰江淮之間多任俠迺恂恂長厚履
禮蹈義之士以耳目所覩記希稱焉豈風氣使然哉
有若方布衣隱行絕類儒者不囿江淮風氣君子賢
之矣布衣諱選字以賢別號古溪其先浙之四明人
始祖顯戍廣陵遂世籍廣陵布衣蚤歲孤見困厄嘗
走浙以西客語溪之上及長而歸初有雄心譚劍術

已輒棄去雅好讀書倦則引錐刺股以自淬勵苦家
貧不能卒業又退而學醫醫雖行非布衣志旦夕苟
給則瀟然獨居不與時工競虛名走塵市爲無厭也
者平生慕范文正之爲人遇親故有急隨力務施與
弗吝歲大歉窘甚偶拾遺金於道必求得其人而歸
之或覬遺非禮亦赧然色辭人目之爲迂腐弗顧也
教其二子及誨迪蒙學首先孝悌忠信牆牖皆格言
仲子日新出後妻劉稍異視布衣嚴爲曉戒感以
至誠母子兄弟卒相和翁里有士雅善布衣獨好臧

王臣

否人物布衣耳之每絕口不應其人久而悟遂爲終
身交里中推布衣爲鄉約長布衣遵奉

高皇帝聖諭六語勸率諸人有犯約者顰蹙不寧若
身犯之責令改行而後悅其秉心類如此也先是許
子謫判鹺司維揚諸生間從受學其子日新甫弱冠
以善奕鳴布衣戒之曰學吾志也奕兒癖也今幸許
公明聖賢之道於此兒盍往從之遊儻得聞所未聞
遂捨藝趨學學爲端人吾老死無恨矣日新於是執
贄就許子之門日夕與諸生相砥礪未幾布衣病慮

不起則手爲書謝許子託日新以終身期不孤所願
許子覽而悲之其歿也爲之哀詞以吊之布衣臨終
呼二子語曰富貴在天爲善在我兒曹勉之吾已矣
吾族姓不蕃弟姪俱貧艱有未娶者兒稍自立其周
旋之以卒吾志其後日新遊京師名動公卿以貲入
太學兼致其兄日慧官太醫兄弟並列衣冠而日新
雖不捨於藝然言動謹飭尤重義輕財不忘繼述皆
布衣之教也自癸酉迄辛卯歷十有九年日新凡三
請於許子乃爲布衣傳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肖泉林公神道
碑銘

不肖孚遠嘗筮仕南水部及事晉安太宗伯林公今
三十餘年矣而以軍務至晉安則公歿已十有四年
公仲子觀察將樹碑隧道屬銘于孚遠孚遠於公爲
年家子且服教自昔誼不能辭按誌公諱庭機字利
仁別號肖泉林氏當五代時自洛徙閩家濂江公曾
大父觀有隱德大父元美由制科刺撫州俱累贈南
京吏部尚書加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父瀚南京兵

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嫡母黃累贈一品夫人
母朱累贈夫人文安公舉九子皆貴其仲爲司空少
保庭梲其季爲公公幼而敦敏年二十舉于鄉三十
成進士遇

肅皇帝臨軒選入讀中秘書授檢討預修大明會典
充甲辰春秋同考官已而遷國子司業遷南祭酒遷
太常卿遷工侍改禮侍遷工書改禮書以致政去公
平生渾樸簡重澹然寡嗜愆其於世之機變智巧非
但不爲而若不知雍雍肅肅無繁縟之禮無枝葉之

言確乎古之君子也當在史局時伯子嫌亦舉進士
官檢討而邸第聯分宜相君未嘗一私謁或風之不
動及爲司成不數月移奉常陽尊而陰抑之出分宜
意公視之蔑如也今制史官鮮煩以刑名錢穀水衡
之事公兩任司空無倦色居留都十有三載以考績
五入京師會

穆廟初基改秩宗而公從歸途乞骸骨如鴻翔鳳舉
不復可籠狎矣先是振武營軍變戍殺少司徒于橐
街人心洶洶銓部舉戶篆屬公公一鎮以靜不爲隄

防衆亦寧怙諸郡國轉粟留儲屬邑一不至則不遣
苦稽滯公敕所司令諸邑毋相及也事竣卽遣四方
便之京倉近水者易輸運爭事請託至露積充溢于
外而遠者或銖粒不入守空庾公置籌手自探之得
徧及諸主吏感泣曰微是吾屬餒死矣內府歲供器
皿及織造御服費鉅萬計公稍裁其濫溢中貴人
歛手不敢爭工曹之權稅蕪關者多闕茸弊滋甚公
請擇才望給符檄郡邑廉辯吏爲主進歲增額二萬
餘諸所張弛厝注不動聲色而利國與民大都類此

蓋公曾次光潔信理而行無瞻顧拘牽之態其績効
反出才臣上顧世莫能盡知也公旣請老杜門屏跡
蕭然如寒士時從賓客飲酒賦詩爲歡未幾則伯子
嫌繼公爲宗伯會丁內艱謝不起而公奉

詔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父子八座完名全節海
內榮焉伯子暴疽卒公始忽忽不樂仲子烜因亟解
組還侍庭闈甫數月而公逝

天子賜祭葬如儀歿之日有巨星隕于郊光芒燭天
或者以爲公之符也公性至孝友年十四執文安公

喪稱過戚事朱夫人最恭謹與其兄司理貢士同居二十年門庭穆如撫孤姪無異已子濂江祖居燬特營構一宇以收族人在宗媼不能婚葬者必力爲周卹視人有急若蹈湯火雖涉嫌援之不避居未嘗彈射人過亦未嘗責報於人取與然諾一本至誠人靡不敬信之者姚江孫文恪嘗曰不忮不求惟吾友爲然莆田康司空同在史局額其齋居曰學林其爲賢者所崇仰如是所著有世翰堂稿藏于家金陵許符卿先生論叙甚悉太抵其文簡質而該涵春容大雅

與近世蹊徑絕異詩逼盛唐不爲鈎棘凌駕而典則雄渾趣自深長讀其詩若文可以想見其爲人也公生正德丙寅五月初四日卒萬曆辛巳六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六配李氏封夫人故同知南安李公廷儀女以孝謹慈惠稱先公七年卒

賜祭葬于四長塹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恪娶鄭氏贈淑人繼黃氏封淑人次煙廣西按察司副使娶陳氏封恭人次光官生娶陳氏次拭庠生娶鄧氏女二長適國子生馬燮次適庠生洪舜賓孫男八世言戶部

員外郎世勤國子生世陞世教世越幼學俱庠生世
推世雋尚幼孫女五曾孫男十公弼績禎公忠公清
公明公善公偉公倬公德公傳曾孫女十公已葬沙
溪十有餘載今有司方覈其遺事

請謚以垂不朽是宜爲隧道之銘銘曰

綿綿林系來自中州世棲濂江稼穡是謀積善發祥
撫州邁迹至于文安勛名赫奕九子並貴司空步武
宗伯埒之益隆厥譽叶演外和中剛如金如玉噉彼
權姦避如荼毒優游史局卒滯周南國之大政弗令

公參持廉秉公庶績惟熙民有怙戴吏以爲師一朝
肥遯孤卿不處返其初服于于栩栩希蹤醉白十有
五秋逾七望八而正首丘伯氏文恪仲氏副憲或侍
鼎菴或親含飯

天子命誅葬祭如禮生榮死哀世罕倫比登堂肅穆
遺矩若存門僅旋馬籍畝良田叶地玉瓚黃流福不
虛假維孝維忠誰其替者沙溪之山體魄藏焉敬銘
隧道昭茲萬年

中奉大夫雲南布政使敬亭陳公神道碑銘

敬亭陳先生既卒二年其子植槐等卜葬有期以其季父永昌守貞亭君狀請誌于宗伯華亭陸公請表于太宰同罷張公足徵信垂不朽矣考例先生官階得樹碑神道謂不佞乎遠素辱先生知委役焉按狀先生諱善字思敬別號敬亭世居錢塘太平里家乘始清河居士某凡四傳而至司訓公荆獻是爲先生考以先生兄弟貴贈禮部員外郎加贈刑部郎中母王氏贈安人加贈宜人先生生而端凝弱不好弄年十一能屬文嘗從贈公讀書於觀察王公署中一見

目爲遠器十四及姚江王文成先生之門十七試有司督學汪公置異等甫弱冠當督學林公選爲五經師所造士若太保高文端公而下多賢達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二人辛丑成進士拜歛令初至屏供帳一切汰省示民悃歛故健訟先生以至誠化導訟日簡無何丁王宜人憂毀瘠居廬杜門謝事一如禮服闋補桐城時贈公司訓崑山先生甫出都門覺心動馳抵崑贈公果在沉疴居三日而永訣扶櫬歸襄事僉謂孝感足徵云已酉北上應聘分校順天士兼易

詩得榜首孫公鋌二十四人已補清苑清衝劇而疲
尤加意損節先是金臺驛站馬出闔郡諸州邑厥後
變爲輸銀貽害清甚先生議仍前規均派爭者蝟起
會內轉力請于當塗行之而清人始蘇在禮曹典屬
國往朝鮮諸夷以貿易輦漢物歸無限制縣官費供
輸而牙僧售苦窳爲夷人病朶顏貢夷且有僞增名
物規利者先生悉糾禁之言於宗伯華亭徐公著爲
例進主客員外郎尋轉僉憲督學廣西首迪士以正
學使知根本重德行而做何仲默關中學政令誦習

經書傳記子史古文詞粵士彬彬嚮風焉未幾轉參
議駐惠潮海寇初平瘡痍未復一務休養安集境內
宴如旋轉副憲督滇南學其型範規條無改西粵之
舊載刻小學句讀自警編八行遺事忠孝歌頌教諸
生小學自警編二書則先生平日所服膺自淑以淑
人者也遷滇藩右叅政督理銀場諸言開鑛利者俱
報罷始先生督學時以執法忤鎮臣且忤御史至是
被誣論褫秩去已而東甌王侍御諍按滇廉其枉力
辨于朝其略謂陳善居鄉居官人稱爲古君子及任

前職人稱爲真提學諸所舉措實能造就人才祇以
戇直忤權豪而受謗廢臣入滇聞諸鄉縉紳諸生父
老言最稱冤枉亟當召用朝論躓之復原官隆慶改
元起山西按察副使尋轉江西左叅政未匝月轉廣
東按察使先生以刑獄關係民命精審讞牒洗冤剖
疑纍纍多異政具粵臺行稿中會流賊曾一本寇廣
城城門晝閉軍民扶老携幼向城泣先生惻然曰柰
何棄數萬衆于鋒刃下潛啓一門躬爲殿而入之賊
矢幾及車蓋竟無虞轉雲南右布政使自貴入滇道

崎嶇病攀陟先生捐俸爲倡關險爲夷者數十處詳
貴州郭觀察斗記中滇人聞先生至喜甚先生亦樂
撫故部遺黎興利剔蠹不遺餘力黑白鹽井久爲墨
吏豪家所乾沒於是釐刷一清商民稱便滇省歲採
上供金二千兩而滇實少產金戶業困且復增輸三
千先生建議派價諸州邑市金蜀之寧番越雋以解
民得無擾六衛諸倉散斂爲奸利先生詳定條例刻
石永絕弊源撫臺某欲奏行戰象之法於
朝先生力言西北非用象戰地象產炎徼不耐邊鄙

苦寒每市一象於土夷度費金五百而水陸萬里煩
擾百端貽患匪細議得寢故事土官襲蔭必載寶以
行黠胥夤緣爲奸變坐是起先生審知應襲卽與轉
聞曾無停晷嘗曰治滇以馭夷爲要沅江武定之事
失其心也人以爲名言滇藩臬見鎮臣相洽如撫臣
禮先生以今日事體與國初異宜存體統尊
朝廷抗不屈藩臬至今倚以爲重會武定之役兼攝
洱海道事武定經鳳氏變後議更城獅山而激江城
又議遷廣西嵩明兩城且新築四役竝起物力不支

先生多方調度經營不踰時而工就復立哨建堡以
峻金沙七度之防推誠布信處置咸宜民夷大悅競
立祠祀見唐中丞時英徐少叅中行記中昆明之旁
山曰橫山山陽有田五千餘頃地高苦旱先生視白
石崖有泉在上游可引漑而爲橫山所隔議欲鑿山
通渠兩臺難之先生曰事在我耳卽矢衆禱天焦勞
經畫山前後竝興開鑿之役功久未成庚午大比提
調雲南文武鄉試事辛未轉本省左布政使先生居
滇三載久蓄去志而以方有事橫山淹留歲月至是

決意引去遂上疏乞骸骨新鄭當國許之蠲日啓行
則橫山水洞忽報開通蓋神明實有相于先生也傍
山數萬家受其利因名其洞曰惠濟立祠洞旁肖公
像祀之羅觀察元禎徐大叅中行紀其事謂此役利
民遠大當與龍門河濟竝稱云去滇之日行李蕭然
縉紳爭爲詩章頌德冢宰嚴公清有眼前鐵漢撐天
地暗裡丹心泣鬼神之句先生既歸造請盡絕構堂
曰脩德書方正學脩德說于壁間示警盈牆牖皆格
言自御簡素纖嗇至脩築堤塘道路勞費不恡其東

新塘九十餘里倡始於先生而成於郡伯劉公伯縉
張公振之利濟甚鉅若觀音塘黃泥慈雲二嶺皆有
脩築功嘗曰以此惠千萬人何如私吾子孫生平存
心於濟物然有差等不妄施三黨之親而貧疎而賢
者洎故舊門生之賢而貧者時有周給其婚不能嫁
死不能葬者竝給之屬歲荒傾貲市米爲賑復作糜
以哺饑者民病疫施方藥給櫬具冬月施絮衣掩骼
埋骨不可數計戊子春形神已憊猶力疾焚香籲天
爲民請命家人進梁肉輒推不食曰民糠粃且不給

荀和堂集 卷之
吾忍甘肥脆耶遇窮交淪落或故人子有急每極力
拯援桑梓利弊知無不言賴以調停者甚衆然不令
人知也先生蚤聞王文成之學遇按臺蕭公廩督學
滕公伯輪大集學徒于天真書院屬先生提衡其中
書院中廢又旋復因脩復俎豆祠田計爲長久詳具
勳賢祠志撫臺徐公棻聘脩杭郡志先生做綱目立
例自漢周迄今具爲條載筆削甚嚴凡再閱歲而志
成然精力自是耗矣先生林居垂二十年臺省薦無
虛歲太宰張公瀚嘗以先生及雲間莫公如忠吳門

袁公洪愈三賢比諸商彝周鼎宜起用江陵目爲迂
闊不許晚入張太宰諸耆英怡老會季公貞亭少師
事先生及歸林泉杖屨相屬鄉邦尤稱羨焉先生信
古好禮冠婚喪祭毋苟徇流俗值忌辰縞衣蔬食哀
慕終身閨門肅穆旁無媵侍與其配俞安人相敬如
賓俞歿蕭然獨處恒竟日端坐諸子進見拱立於旁
有問則對無敢輕發一語者器具朴陋不愛華飾見
人服食靡麗輒目攝之至有竄服以見者每晨興整
冠服坐庭中令子婦諸孫次第相見時有訓戒語家

僮無小大蚤暮出入稽察必嚴不令其一時放蕩於外也已丑冬羸瘠甚然無他疾曉起猶巾櫛如常勉諸子孫以立志遠大親正人等語夜呼季公來奄忽長逝其可謂正命考終矣享年七十有六配俞氏封安人先卒子男四植槐植槻植榘竝太學生植櫨禮部儒士女三壻貢生楊兆坊太學生沉倫中書舍人陸從龍孫男七雲渠雲路雲心雲官雲武雲昌雲象渠爲錢塘附學生孫女三先生所著有粵臺行稿二卷黔南類編八卷黑白鹽井事宜六衛倉條革二卷

杭州府誌一百卷動賢祠志四卷族譜二編家藏稿五十二卷余觀先生學問淵源啓自王文成而剛毅篤實得於天性非他人勉強可及平居恂恂言不出口及其臨事勇爲雖犯禍難不顧視人饑寒困苦真如疾痛疴癢之在身必欲拯之於生全而後已此豈世之高談仁義色取行違者可同年語耶而余嘗登先生脩德之堂及侍函丈於天真書院惟見先生謙退疑斂淵然莫測使後進望之而消其躁妄之氣宣聖所稱躬行君子非乎是用銘諸神道以詔來世銘

曰

天目峩峩鳳舞龍飛篤生哲人嚙起江湄道宇天成
 淵塞徇齊蚤承先覺學本良知弱冠登壇甄英琢奇
 明經首薦雲路高馳出宰百里澤流羣黎入典屬國
 信格來夷載柄文衡發蒙誨迷化彼滇粵彬彬魯齊
 言總臬臺言寄保釐膚功山積陰德川瀾急流勇退
 優游林下叶後內外肅雖動罔違矩好善樂施哀此
 榮寔惠靡不咸親睦詡詡心與俗違獨行踽踽凝斂
 恭默神明與伍名高養邃貌瘠義豐俟其遐舉正命

考終吁嗟先生後學所宗頑廉懦立百世其風天命
 爾後俾大蕃息俾大戩穀勿替有翼

敬和堂集卷之

德清許孚遠著

祭文

祭程張三先生祠

嗟乎孟氏歿而孔子之道不傳距千五百年有河南
程氏兩夫子者出斯道始燦然復明于世時則有橫
渠張子崛起關中與二程子道同學同而心同如嵩
華二嶽之崢嶸于中原如河洛二水之交流竝運而
朝宗于海也伯子明粹幾于顏淵正叔嚴毅篤實在
曾孟之亞而橫渠先生精思力行文章閎雅可與商

偃伯仲皆謂之百世之師非歟今二程遺書易傳與西銘正蒙等篇具存伏而讀之非有德之言則造道之言如菽粟之可食如布帛之可衣高之不入于玄虛卑之不溺于功利此其有功于聖門有造于後學者不淺鮮也張子鄉之先賢也二程子嘗過化此地前輩竝以崇祀禮亦宜之其秦之繼三先生而起德業聞望表著當時與夫政澤教化行於茲土者是皆不可以無祀近經權宰禁學書院頓毀祀典併廢旋幸

聖明詔而復之乎遠承之視學爰修舊禮茲惟仲春秋丁之晨謹率郡邑有司及三學師生式陳明薦神其有靈來格來饗

祭正學祠

於皇雍州適鍾聖哲義軒舜文振古爲烈姬旦而降道在東魯寥寥千載真儒希覩橫渠張子崛起郿城力崇正學屏剔榛荆訂頑立言洞識仁體教先禮法圓規方矩於時兩程講道河洛子厚就之益弘以確廓尉遺愛華遊芳踪春風立雪澤被關中郿伯之門

英賢濟濟武功藍田化行俗美如朱如劉如尹如謝
竝出程門嘗茲過化勝國師模獨推平仲二楊蕭同
爲秦麟鳳迄于我
明仁漸義摩豪傑踵奮述作弘多高陵完粹不媿往
哲其餘羣公氣象各別或以節著或以言傳千聖一
脉如綫猶存緣叶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登堂瞻覲恍
然興起道在宇宙如日中天苟有志者胡不企焉時
維仲秋薦此蘋藻昭昭英靈降彼玄昊

祭許五河先生

嗚呼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義命所安修短奚校世之
不淑綱常淪汙愛身榮私君親誰顧締觀今世孰如
先生遺骸爲重軀命爲輕嗟彼殘人害及窀穸傷哉
孝子裂肝碎臆求親之寧事死如生須臾不忍返葬
于庭術家有言禍不旋踵先生叱之寧爲我恐相距
旬日無疾而逝竟從地下以畢斯志嗚呼先生其亦
何求得正而斃孰怨孰尤余嗟先生邦家之彥美玉
韞輝精金百煉筮仕于朝文武兼資雍雍肅肅庶明
爲師秉節洛藩厥施未究一夕云亡天胡不佑先生

於余文章之知氣誼既洽道德為期余性廓落不善
 防檢先生教之務為收斂抱病歸山寤寐斯言時序
 倏忽計音俄傳初聞而慟莫知其故叶果先生嗣子
 遠訴余苦余既痛惻亦復感慨叶去取義成仁家國
 何異余慰嗣子善圖繼述耿耿忠孝庶幾一脉嗚呼
 先生其長已矣振古如斯復何駭叶許矣病體支離
 遂巡遠道蹉跎日月竟阻奔吊聊陳薄奠用申微誠
 先生有靈庶其我饗叶虛

祭晏將軍

嗚呼人亦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豈信然耶余觀將軍
 身長七尺丰神炯炯有鷹揚之風衽席波濤之上履
 險如夷有飛翰之氣擘畫海南北形勢論議用兵必
 出萬全有深沉之略然而師屢出而無功賊未滅而
 身死豈將軍之福不稱其才耶抑或非耶余親督將
 軍追賊於海上暮年之間利害得失歷歷可數初與
 賊遇於雷州之白鴿門繼而及於陽江之銅船澳又
 繼而及於樂民之抱金角又今圍賊於臨高之黃龍
 港每至垂成輒有天厄將軍之數果有不偶者耶雖

高才堂集 卷之九 四
然豈特將軍之不幸而已耶頃者將軍病劇移書有
云黃龍之賊不滅此心誓不與俱生余讀之感歎嗚
咽方遣問慰之使而訃音至矣嗚呼悲哉將軍自閩
入粵者三年來海南北之間二年其家人就養來粵
省者一年將軍不能一顧其家以至於勤事而死也
嗚呼悲哉自古志士不忘在溝壑將帥之臣以死戰
鬪爲義將軍今日已爲得所矣余獨悲夫將軍之憤
未終而海上鯨鯢未有殄滅之期也將軍有靈其尚
默相於冥冥之中以奪諸酋之魄而使之授首於我

也哉將軍死之次日輿至瓊臺驛中余與郡守諸君
親視於庭命爲斂殯俱合於禮將軍之內子若令嗣
可以無憾茲陳薄奠以告將軍將軍之音容宛然在
目不覺涕淚其如雨也嗚呼悲哉尚饗

祭邵道徵叅政

芒乎希哉豐山瑯琊之間雲氣冥屯變怪千象孰知
其來孰知其往庶子釀泉其流涓涓達于大江合于
東溟孰引其實孰持其傾於是焉有冲虛邃龐靈秀
淑詭之氣紛出乎其中倏焉而龍翔倏焉而羽化百

千萬年之內不知凡幾何人與孰觀其始孰窺其終
芒乎希哉允是已吾於先生乎何傷哉先生崛起滁
陽環瑋魁奇發乎文章巧中大規遂歌鹿鳴而登鳳
塔閣里爭榮山川增輝先生於斯矯焉騰躍若驟若
馳彼一時也迨乎廷平筮仕出入台垣簡命彤庭敷
歷大藩於是則觀圖書乎河洛之墟而收雲物於吳
越之鄉校文江右鐸振洋洋或以爲楨幹或以爲圭
璋聲施于于祿位寢昌先生於斯油然委蛇若輓若
推又一時也爾乃叅政乎東方席未及煖俄而云亡

先生於斯寐耶覺耶若蛻若徂謝塵鞅之萬端返玄
冥於大初此其視疇昔之行藏得失何如也芒乎希
哉徵是已吾於先生乎何傷哉嘗聞之生者人之喑
噫氣也莫夭於彭莫壽於殤化理大齊孰短孰長且
也安知乎豐山之雲若變而非變釀泉之流雖逝而
非逝先生之神有亡而不亡者哉芒乎希哉死生之
際振古如茲奚獨先生也哉某等來先生之里慕先
生之風於是乎東芻真酌而附之以辭以慰先生之
靈於無窮

祭沈欽華直指

維崧嶽之降靈兮產中州之人傑繫天府之名賢兮
揚栢臺之駿烈奉簡書于

宸極兮爰代狩于陝右當盛夏之炎颶兮乘驄馬以
馳驟核刑名于六郡兮閱兵馬于三邊秉哀矜而慎
測兮羌制虜以萬全逢乙酉之賓興兮覩文武之迭
駕重監臨于厥躬兮肅防範乎晝夜爾乃旌別庶僚
上備察計勤廉貪墨洞若龜筮志澄清乎河渭兮風
振厲于西秦終南遁豺狼之跡兮青海消鬼蜮之魂

叶胡

夫何祥烏甫集妖鵬俄臻霜雪肆其荼毒兮芝

蘭謝其芳芬失埋輪之張綱兮亡直聲之唐介羣吏
惆悵其靡從兮萬姓徬徨乎誰賴某等屏翰茲土受
知左右揆文奮武厥功待奏胡平旦之相接兮遽日
夕而告終睹素車之積霰兮望丹旄而悲風嗚呼哀
哉天無知兮貞臣折神不佑兮憲胤絕風淒淒兮慈
母悲露灑灑兮遊魂歸奠湑酒於長堤兮共執紼于
前路寫衷悃于蕪辭兮恍英靈之西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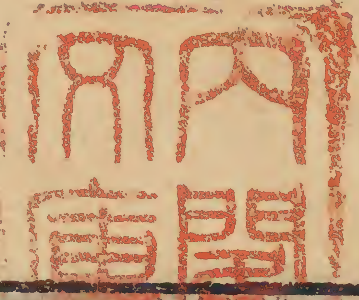
祭張子蓋諭德

維萬曆十六年三月某日左春坊左諭德張子蓋卒
于京師其同榜友人德清許孚遠官留都聞訃爲位
而哭之是秋九月子蓋之櫬旣歸越孚遠亦隨以罪
謫歸山中聞子蓋寃宥之事在十有二月擬往送執
紼馬而適以亡女之殯同期而不能及也越明年二
月始得束芻絮酒渡江而拜之于墓爰爲文以告之
曰子蓋胡然奄爾長逝耶子蓋夙有志於聖賢之道
力學砥行垂三十年於茲蒸蒸乎日有就而月有將
將誕登于岸無難焉而猶爲未竟乎其志子蓋 廷

對魁天下顯然負公輔之望於當時其於致主庇民
安內攘外之略日夜討究而淬磨之古之名世勳業
謂可計日取償而猶未及見於行事子蓋胡然奄爾
長逝耶在昔戊午余與子蓋同聽鹿鳴子蓋尚未識
余之面目何似丁卯之秋子蓋遠來叩余山堂而先
之以啓道其所以相見之意余迎子蓋相對終日至
於宵分玉潤金輝淵停嶽峙知斯道所屬於子蓋者
無窮而余之淺陋茫乎不能以無媿其明年子蓋下
第歸來示以北歸錄語一帙余爲校勘而歸之子蓋

初不以余言爲鑿子蓋旣官史局丁外艱余亦方抱先慈之戚及大祥而潛會于武林之西山又服除而有天真講院之會動浹旬日切琢益深至臨岐常不能以釋去已而天假之緣同官都下子蓋之同年鄧汝益太史亦以使竣而至三人相視莫逆於心朝夕過從蘭金日契時方有講學之禁或瞋目而視之而吾三人者絕不以介于其慮未幾則余出守外郡子蓋與汝益相繼以請告去自是子蓋再丁內艱起復晉宮諭而余由督學官應天丞相隔者已七閱歲

吾黨正期一日合并以究斯志而子蓋胡然奄爾長逝耶子蓋篤信王文成致良知之學而其中年與衲子沈蓮池遊間出入于儒佛兩家之議然忠孝廉節好善孳孳出其天性而躬行重於知解學術務爲經濟使得究其所施則篤實光輝必非邪僻之所能累余在關中著有大學述一編嘗遺書請正子蓋子蓋亦頗韙之而致知格物之旨尚有毫髮之未盡契方俟從容面質以求至當歸一而子蓋遽長逝耶客歲之三月余以人言上明心迹一疏蒙



恩賜留而子蓋答書規我鑿鑿乎臣子進退之大義
此其時子蓋已在病間距永訣之期不過旬日而一
念精明炯乎其不昧誰謂子蓋遽爾長逝耶嗟乎惠
子歿而莊生無以為質子期死而伯牙不復鼓琴矧
斯人之云亡歎吾道其何賴雖然子蓋之生也已榮
而死也足哀不盡者德不朽者名其庶幾可以無悔

祭董子儒給諫

嗟乎子儒世知子耶其未知子耶人以富貴目吾子
而子之志氣夙有超然遠大者存人以世宦忌吾子

而子之德度溫其如玉靡人不可親人以無憂羨吾
子而子之科名中歲始就蓋嘗備歷乎艱辛尊公為
上卿眉壽無疆人之願至愉快矣而子猶懼乎繼
述之未善愴焉恒不自得乎其心子有丈夫子六人
其孟為膳部其仲季補弟子員既貴且賢至難得矣
而子且汲汲於義方之訓履盛持盈之戒不敢一日
有忘於後昆筮仕行人 召居司諫官不為不美身
不為不榮矣而子之抱負未及展布一二日夜焦然
將不勝其志慮之深奉使西川間關萬里妖鵬為災

一疾不起人徒以功名不終爲子惜而子實世之善人君子也忽然淪沒吾竊有怪於彼蒼之不仁嗟乎子儒世知子耶其未知子耶某也受知尊公與子有一日之雅某也孚也爲尊公門下士與子有兄弟之誼而子之親師取友虛懷好善交契足比乎蘭金道無先後德在晚成吾尚欲藉切磋之功於子亦將於子效芹曝之獻而子遽捨吾黨以去其惡能已於涕淚之沾襟嗟乎子儒死生旦暮彭殤同歸矧如子者又何足悲束芻酌酒聊致吾私惟子有知庶幾歆之

祭周濟甫年兄

安成周濟甫少宰卒于萬曆辛卯之十二月其同年友人許孚遠巡撫來閩以癸巳十二月二十有五日甲戌始束帛爲文遣使祭之其詞曰粵壬戌之秋試兮登三百人于

帝庭藉揚詡于先達兮嗟余與子爲同聲子秉昭質而修姱兮鄙衆趨之穢陋導懿軌于聖哲兮期道德之立就乍分符乎百里兮紛口碑其洋洋俄晉列于銓曹兮鳴佩玉以趨銜羌余適爲同官兮矯靖共于

夙夜感時事而激衷兮遽翩然其返駕歎兩地之徜徉兮等榮名于浮漚忽兵柄之交授兮爭馳驅乎海洲維子矢志而不回兮亟退修其初服越十有三載淪江鄉兮凝神明于幽獨用簡在

帝心兮遽召起乎東山旋出納

王命銀臺兮持節鉞而撫閩關際海波之不揚兮日坐鎮夫蘭署懲貪墨而獎廉貞兮澤徧被乎黎庶遂入司天下之平兮覩小民之無冤也俾參樞密而總六軍之漕兮又國脈之一宣也

帝謂歷試諸艱兮爰命貳乎冢宰

叶禮胡為畫錦方

還兮厭塵世而脫蹤憶蘭江之握手兮距二十有餘歲僅羽鱗通契闊兮竟音容之長逝羨子如金如玉兮將以余為他山之石也惜乎有志而未竟兮輒歎歔乎幽明之隔也竊填撫于茲地兮踵賢者之芳塵慚後死而無成兮耿余懷之莫陳潔澗溪之一毛兮寄誄詞于千里恍精神其如接兮愴臨風而徙倚

祭鄧汝極待詔

不佞乎遠以癸巳二月持節入閩六月走使訊黎川

鄧汝極待詔汝極方出門就道草疏辭官及手勒書復余甫逾旦寢疾歿蓋七月十四日也余聞而痛之爲位哭其冬汝極門人黃生渾來託余銘汝極墓僕洪都萬學憲狀未至甲午六月丁卯余始束芻爲文遣奠于汝極之靈曰嗟乎儒者之學必以

孔氏爲宗文行忠信人道軌則四者有關誰稱真儒而汝極庶幾乎其真也剛述垂憲聖統在茲述作無稽爲儒非大而汝極庶幾乎其大也孝于其親篤于其友秉禮服義履繩蹈矩處幽獨而不慚歷終身而

不變余於是乎知汝極之真上邇義皇下迄當代演經摩史成一家言貫精神以金石融道藝于千古余於是乎知汝極之大余曩守建武爲汝極之鄉三年而後接汝極之面一見契合訂交百年及余之行也足馬追隨扁舟相對與我周旋者垂四十日而別蓋汝極樂余之弘而余畏汝極之毅汝極嘉余學術之正而余服汝極造詣之深顯論密證無言不投如鹽梅水火之相濟尚期他日合并一堂希蹤關洛諸賢以相與共明道業于當世九載之間音問不絕數致

意焉及汝極蒙 詔起官知其志不輕出因遺書招
之入閩汝極復書亦謂方在辭官欲且需俟而不幸
奄然長逝矣嗚呼痛哉世衰道微異說蜂起虛誕謬
悠不可方物惟有真修實踐文質彬彬之君子賴焉
進輔

祭孫立峯太宰

嗚呼孔子所稱大臣者公非其人哉夫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蓋萬世大臣之龜鏡也自此義不明而大臣
以持祿固寵爲計則人主始有輕大臣之心上日驕
而下日諂道不行而世不治所從來久矣公爲
天子冢卿精白一心以進退百官不爲利疚威惕可
謂曰道一不得其志則奉身而退疏至十餘上雖
天子不能屈斯不亦古大臣之風哉公爲忠烈之孫
文恪之子其淵源固有所自來然至直道而行無少

回互秉忠義爲肺肝棄爵祿如敝蹤則天性然也公
筮仕執戟事

肅皇帝嘗草疏伏 闕極言時政疏既上矣公母楊
太夫人聞之宛轉中止而公遂以是乞身去當是之
時公雖生死有所不顧而况於進退乎哉其後歷官
光祿當江陵柄國則又引去林居十載起登八座卒
之大臣之道以冢卿顯公始終大節昭然如青天白
日豈與世之好名之士同日而語哉屬者 庭推閣
臣特列公名以上天下方冀公入叅 帷幄以展其

未究之蘊而柰之何奄爾長逝也嗚呼惜哉曩公遴
簡庶僚謂撫臣宜重謬推及于不佞孚遠遂有七閩
之役兩年以來殫誠宣力廩不敢有負於公顧媿才
綿德薄經略無狀方將勒書謝過於舜水之濱而公
訃至矣嗚呼悲哉雖然公勳在 國家名在天下澤
在後人公嗣世行比部且以建言蜚聲數世忠孝爲
天下烈吾於公乎何憾哉千里東芻將之以詞惟公
有靈庶其歆之

祭羅康洲宗伯

大宗伯康洲羅公八疏乞身蒙

上俞允賜馳驛還曾不逾月而卒于途次其友人許孚遠自閩中聞訃爲位哭爰束芻爲文遣一介之使以奠于公曰嗚呼哀哉詎謂公也而遽長已乎公爲太夫人春秋高乞身歸養其志已久然未聞其躬有疾病也而胡爲乎一旦殞物乎豈日夜思親抑鬱成疾乎抑爲

天子大臣不得盡行其志而憂時憤世以至於此乎抑有起居飲食之失節乎公以 廷對第一人歷官

二十七載於茲而尚遲拜相天下以是爲公不平公之端重廉潔雅淡冲夷本凝然爲人倫師表而其掌邦禮也寢 三王竝封之

旨折東倭封貢之議天下莫不仰公之持正不阿終將爲 社稷蒼生之所倚毗者而竟長已乎嗚呼哀哉憶昔戊寅中春公與趙澱陽相公張陽和諭德及余不佞聚會于武林西湖之上論心談道宛然在目而陽和與公忽相繼淪沒矣二公同爲大魁又同爲端士又同有斷斷休休之量然皆不及柄用觀其大

言和正集 祭文卷之 其
展豈天之無意於斯世乎嗚呼位不必極人臣壽不
必躋耄耄惟有令德令名足垂不朽公其死乎其不
死乎

祭祝介卿郡丞

德興祝介卿與不佞乎遠自萬曆丙子秋會于天真
書院介卿隨枉山廬討論者逾月肝膽兩相照稱石
交庚辰癸未俱會于都門戊子冬會晉陵癸巳乎遠
撫七閩遣訊介卿于德興則介卿物故矣有懷怛然
有淚潸然甲午十二月朔又五日始爲文緘幣走使

真之曰嗟乎昔人蓋云仁者不必壽而賢者必有後
以今觀于介卿兩不可必何天道之難諶也介卿坦
洞虛豁視人惟己可謂有仁者之度寤寐孔顏飭躬
勵行可謂有賢者之德乃壽不及者而且斬其後嗣
何常理之無徵也豈所謂人定勝天積善餘慶者定
與積固不易言耶抑顏淵歿而程伯淳之後不延天
固有不可知者耶嗟乎介卿名冠鄉書官至大夫其
於世之榮名不爲無取而平生師事王汝中耿在倫
徐克賢三先生與潘去華焦弱侯及其族孫祝無功

諸君子爲友孜孜問學死而後已雖未得比于顏淵
伯淳之徒道德精光照耀百世其齒列于君子之林
不與鄉黨庸衆人同漸滅可知也嗟乎介卿死而不
亡者在是若其立後之事則有無功在去華交深而
居近亦有所不能辭者介卿於冥冥之中其有知耶
其無知耶

敬和堂詩序

余釋褐春官獲附敬庵許先生之榜今三十餘年矣
萬曆癸巳先生以中丞持節填撫八閩觀風之暇每
過余談未嘗不移日也一日手詩一帙示余曰子爲
我評之余辭不獲命管窺之見間有揚摧先生虛受
之懷不爲忤也既而又過余徵序焉顧煙譟劣何足
以知之復辭不獲命則序之曰今海內之談詩者至
夥矣

明興學士大夫先後以詩名家者亦甚衆矣莫不揚

鑣詞苑角勝秣林原本命騷馳騁漢魏駸駸乎軼開
元而上之大曆而下卑卑無論矣豈不斌斌稱盛哉
然而徐按其詞紬繹其旨率皆締章繪句劇目鉢心
模擬爲工追琢致巧侈連篇累牘之富競片言隻字
之奇求之三百篇之遺意蓋百不得一焉何也以遠
於性情無裨於教也夫詩道性情者也古之爲詩或
出於巖廊或採之閭巷本溫柔敦厚之意爲咏歌嗟
嘆之詞美刺形焉勸懲寓焉然皆發乎情止乎禮義
故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不失其正是則詩之爲教

也詩不係於教詩也云乎哉以余觀於先生之作殆
深於詩者與先生天才朗異博極羣書獨悟道真倡
明絕學著述甚富不專於詩今所刻董董百餘篇耳
言豈一端意各有當觀其箴銘存抑戒之規展謁述
景行之志贈答追肆好之風遊適寓燕衍之趣至於
揭民秉示周行訓迪多士尤諄諄焉而攄寫性靈不
事浮靡渾融典雅出於自然修詞則步趨於太白少
陵之法命意則矩矱於濂洛關閩之旨要皆契至理
於目前闡微言於象外使誦之者穆然思恍然悟禁

其邪泆之萌而得其性情之正朱絃疏越有遺音焉
大羹玄酒有遺味焉其視世之所馳騫角逐者可同
年語哉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先生詩以著教颯颯
乎大雅之什當與唐宋諸賢竝傳無疑也先儒謂不
明乎風雅之道不能爲詩詎不信夫先生撫閩再歲
威德宣布有大造於吾土今入躋九列行且長百僚
登三事方將和卷阿之咏賡喜起之歌以鳴一代之
盛此刻特其權輿也乎他如學庸有述究性命之奧
書疏序記備經綸之略必有鴻筆以紀不朽不具論

論其詩之有係於教者如此

萬曆乙未孟春穀旦治下年弟九曲山人林煙拜手
撰

敬和堂集卷之

德清許孚遠著

詩

希聖吟

希大聖希唐堯允執厥中開帝道仁如天兮智如神
格上下兮光四表希大聖希唐堯
希大聖希虞舜危微精一傳心訓夔夔齊慄格雙親
無爲而治萬國順希大聖希虞舜
希大聖希大禹克勤克儉身爲矩平成天地奏元功
昌言則拜臯益侶希大聖希大禹

希大聖希文王緝熙敬止真自強商周之際徵至德
演易美里思無疆希大聖希文王

希大聖希周公爲子克孝爲臣忠所其無逸承聖統
制禮作樂恢王風希大聖希周公

希大聖希孔子學而不厭弘聖軌時中至德炳乾坤
六經垂訓羣蒙啓希大聖希孔子

思鳳六章過鳳凰山作

思彼鳳鳥翔于虞庭翹翹其羽如何千載不可復覩
鳳兮鳳兮何德之踦

思彼鳳鳥鳴于岐山噦噦其聲如何去周千載冥冥
鳳兮鳳兮何德之貞

鳳山之麓以嗣以續維文王所育懷保惠鮮今如何
矣生民之故亦旣多矣

鳳山之陽多士踳踳近文王之光壽考作人嗟其逝
矣維士之行亦孔盭矣

維周有山鳳則名之維海有鳳聖則徵之何以徵之
萬物熙昌吾思夫宇宙之無窮兮鳳胡爲而終藏兮
匪鳳匪鳳聖人不作匪舜匪文鳥獸奚若物則有待

民將焉賴吾思夫天心之仁愛兮鳳胡爲而長邁兮
居易四章示從行諸生

陟彼高岡入于幽谷無往不復彼高岡兮胡可藏兮
出自幽谷陟于崔嵬無往不來彼幽谷兮胡可築兮
維石巖巖不如平地維壑深深不如居易知其易兮
維其止兮
載寒載燠曰維其時自東自西曰維其宜惟其宜兮
是以一兮

有客六章送王欲立歸藍田

有客有客來自關西五月弭棹龜溪之湄
有客有客來自藍田遺我美玉光輝闇然
鳥鳴嚶嚶集于喬木君子戾止羣材畢育
邈彼靈鳳罕覲其下樂只君子誰繫其馬
瞻彼行雲倏往倏來送子河梁悠悠我思
維江維河東注尾閭願言邁往與子同歸

大賓堂詩

蔚蔚滁山庶民企止有覺其堂大賓蒞止誰其御之
肅肅同卿叶虛切維貳及丞翼若鴈行升斯堂矣靡敢

不敬德音孔靜視民以正積壤爲高茹流成壑聞善
則拜師彼先覺疇匪王臣經國是謀爰諏爰度我心
則休疇匪仁人懿德之好拒人千里我智則耄勿謂
勞只憧憧往來物至順應廓然靈臺宣聖有訓出門
如見戰戰兢兢永言克念毋昧爾獨毋棄爾輔維德
之孤遐不爾侮仁曰父子義曰君臣禮曰賓主共貫
同倫反身而誠遐不爾應合愛合敬人極乃定大哉
斯堂匪人弗靈度于古訓爰勒茲銘

自省吟十首諗鍾閔二丈

人心有萬變妄想無窮已掃除亦無法應須止吾止
昏昧成放逸放逸生昏昧日乾還夕惕志一斯動氣
造化真消息都歸在一中無聲無臭處慎獨是真功
人生各有欲重者爲吾累心正免邪迷養深力乃易
莫墮世俗情莫起仙佛想敬慎修彝倫優游處天壤
時時勤抖擻事事力磨礱學到從容處方知道在躬
浩浩宇宙間萬事誠歸我欄柄不在手空言亦何補
日月有貞明黃河來天上要得方寸間植根千萬丈
顏回能竭才參也得以魯精神欲歸一見道須卓爾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從今幸覺悟瞬息莫相違
輿中吟四首

風塵撲面來垂幔輿中坐斂形若拘株半醒猶半臥
一息自綿綿形神將渾化雲水過幾重山城忽初夜
一念倏紛飛天地頓改革急喚主人翁端居守吾宅
閒得行路工權作青春課吾生能幾何光陰肯虛過

丁卯春伏謁

孔陵有感

以下謁吊作

謁聖歸來一語無反觀終日只如愚此身未得除凡
相千古何由入聖途宇宙精神元不二孔顏道德豈

云孤須教竭盡平生力不作人間小丈夫

壬午季冬瞻謁

孟廟偕閻俊夫沈虛中

匹夫百代作人師廟貌千秋配魯尼當日紛紛儀衍
輩只今誰與論雄雌

尊王賤霸匪置置誠偽機關不可淆救得人心千古
在勲名真與泰山高

縱橫押闢勢薰天獨學宣尼意藐然納誨侯王甘不
遇祇昭仁義在遺編

浩氣元從集義生勿忘勿助見真精假非道脉符先

聖安得空言覺後英
孔子孟由來只此人如何靈爽至今存吾儕願學誰無
志好向青春細討論
信知性善爲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
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望闕里有懷

曾瞻闕里十年前此日低思倍惘然忠恕尚慚諸子
學精微敢擬六經傳鳶飛魚躍誰無分江漢秋陽獨
有天五卜知非徒自切還將衰骨痛加鞭

謁程張三先生祠

孔鐸久不振千載多迷塗天啓皇宋運而生關洛儒
淵哉無極翁默契誠神理二程往師之迺大暢厥旨
伯子醇而弘正叔正以毅春風與立雪教澤追洙泗
亦有橫渠子矯矯崇正學精思無力行宇內稱先覺
識仁示聖幾却謂訂頑備臯比坐談易聞言輒勇退
大道無人我唱和如墳麓光輝爭日月同爲百世師
矚此秦中士尚友在前哲俎豆合三賢儼然隆對越
嗟予生東海老大傷無聞誰當紹芳躅不媿門牆人

謁四皓廟

四皓避迹商山裏秦漢興亡不入耳却爲太子客長
安是非百代疑青史高帝英雄冠古今子房智謀稱
絕倫欲易太子有深慮豈煩煩舌競廷論四皓一出
太子重龐眉皓首天子動立談之間定大謀扶顛持
危真妙用吁嗟四皓何如人子房所知帝所尊流風
餘韻垂千載何必青山終隱淪

過景州弔董子祠

渤海淵源近魯鄒匡扶擬作漢伊周可憐一祖江都

後徒有荒祠儼故丘

武帝英風號得人董生三策竟沉淪自非曲學能阿
世休說巖廊易致身

謁韓文公祠有感

藍關秦嶺幾人過雪擁雲橫詩未磨春日荒祠瞻拜
罷翻嫌碌碌媿公多

佛老當年說已淫高明今日惑尤深慚無山斗文章
筆徒抱網常萬古心

羅田巖謁周元公祠次羅念菴先生韻

巖石象太古人間希足音高賢一過化千載繫同心
虛洞涵秋色光風坐午陰恍然見遺矩與點意猶深
是日聞報落職有感用前韻

古人多不遇高調寡知音清獻何人者而違周子心
太虛無色相山氣自晴陰獨令千秋下斯文感慨深

曹溪謁六祖

佛說上乘法天開第一山秋風入蘭若干載挹慈顏
慧日乾坤麗空門歲月閒曹溪一泓水不絕到人間
弔孟姜祠一首有序

世傳孟姜事向不審其詳委乃祠在同官山
而姜爲楚澧州人姜夫范郎亡其名然非范
杞梁也馬溪田先生序記甚悉余過祠有感
詩以甲之

中孚徵豚魚流言激風霆孝婦一含冤三年雨不零
速災不在大召和不在廣氣機有順逆感應捷於響
秦皇雄萬古築城備強胡誰知殘民命發難驪山徒
亦有孟姜女望夫楚江側刺竹葉成紋棄鏡化爲石
寒衣手製就萬死走長城一哭澮水淺再哭城隅崩

道渴池湧泉追騎山爲隔負骸同官村窮死巖下窟
鬼神盡歛歔天地爲震動沙中椎未擊祖龍魄已喪
當時踪跡微太史失傳名迄今千載後濯濯炳英靈
秦廟久成灰姜祠永不滅乃知天道遠慎修樹名節
滁陽謁陽明先生祠次韻
兀兀乾坤着此祠前人高矩後人思已知道共千秋
脉况復天開六甲期先生以前癸酉甲戌爲滁同
卿今復當是期吾黨在焉桃
李有情需化雨江山無語證良知瞻依不盡春風意
生草庭前漫陸離

讀趙大洲先生壁間詩漫題

大洲先生天下士我生無緣不相遇柴關偶讀壁間
詩信口占來如佛偈先生卓犖出風塵宰相歸來臥
白雲孔明東坡相揖讓翛然物化完其真詩中猶說
心未了了心却於何處了朝市山林總幻跡一點靈
根向誰道

華亭署中讀胡莊肅公舊題有感屬邑令鐫石
紀之

昔年嘗事胡莊叔古貌古心如在目平生不作溫飽

計禮樂甲兵滿胃腹題詩八句在儀州華亭古感時儀州也但切蒼生憂此意莫同詞賦看我為勒石垂千秋

新築閑吟以下山中雜詠

道人卜築在山阿盡口看山意若何拙性自便麋鹿伴閒心不為利名囿坐看明月峰頭滿臥聽流泉竹裡過會有幽人到空谷喜聞一善沛江河

山樓與二弟夜坐

暑夜月精薄山樓雲氣深微茫看野色寂寞聽虫吟萬里江湖夢百年兄弟心中宵不成寐祇懼二毛侵

山中迷懷贈友人

結茆青山阿長依丘壠側四時花木香鳴鳥聲相屬

叶職律切虛壑來清風峰頭吐明月叶魚橋切流泉日涓涓

枕聽不徹質叶直質切灑然塵慮消偃仰恒自得有客入山

來聯榻即信宿叶思積切縱談千古事宛若在瞬息大化

任遷流誰論通與塞箇中有真意非空亦非色憑君

自識取臨岐只默默

同南離丈遊西湖和孫太初韻

尋幽夜到西湖上萬境蕭然興獨豪鶴戾峰頭星影

動潮平浦口月輪高百年回首醒猶夢半醉臨風癢
自搔偶憩橋邊玩流水錯疑問答是漁樵

登北高峰

高峰七十磴一磴一徘徊獨上峰頭立冷然絕世埃
飛雲脚下起征鴈日邊迴極目煙塵外蒼茫見釣臺

偕友人遊天池山

秋風颯颯黃葉飛山空路杳行人稀荒村同醉陶潛
酒昏夜故敲支遁扉竹裡鐘鳴香裊裊峰頭鶴舞月
輝輝塵心到此俱消歇明日看雲歸未歸

贈玉菴上人

荒臺古木意蕭疎人去千年月正孤聞道高峰衣鉢
在向來髓骨得曾無

挽玉思質中丞和徐閣老韻

談笑曾麾百萬兵羶裘破膽海氛清條侯骨相從人
指武穆忠肝只自明星落前軍千古厄名留隋漢一
碑成正逢麟閣求遺像豈似吳臣怨楚情

送田春野之幕衡藩

嚴霜薄祖道送君江漢行不足三年祿空留百里名

寒雲草際斷征旆日邊明尚有衡陽鴈能傳塞北聲
同諸友自天真書院登五雲山歸途紀事

天真遙接五雲山策杖登臨霄漢間杳靄烟波迷海
國分明身世隔塵寰德星况是東南聚元氣應知五
百還指點湖山無限意不妨風雨下江關

送楊斗野布衣往天台

愛殺維揚楊布衣渡江千里扣山扉雙眸炯炯明天
地白髮蕭蕭泯是非共躡野雲穿竹徑閒看流水坐
苔磯知君又動天台興帶得烟霞何處歸

黃村塔院歸途遇雨宿舟中

山行雲氣滿蘿衣忽向黃村失翠微自愛良朋五湖
集不妨夜雨一簑歸身隨鷗鳥眠俱穩歌發陽春和
更稀賸有漁燈破清曉蒼烟白露共依依

過范太史山樓漫題

萬山飛翠處清絕范公廬晏坐春雲滿高吟夜月虛
有花常照眼無水不成渠色色天然意人間畫不如
登長隆草堂贈吳晉軒年丈

草堂新築長隆間收盡西來千萬山雲滿晴窓白日

靜水流花徑鳴禽閒挂冠已適五柳興採藥欲駐商
山顏海上不來玄鶴駕高踪何處得追攀

徐真吾文人訪余山樓浹旬而別詩以送之

尊樂樓前春正深餘不溪上草如茵空山自覺足音
少盛德何當臭味親幾夜團蒲清客夢數聲啼鳥喚
詩神與君一笑彈冠別不羨當年下榻人

慈相覺覺堂集諸友

玉塵名山何年開梵宇龜溪此日集儒冠坐臨巖樹春
風滿人立橋門夜月寒白髮寸陰憐逝水青雲萬里

觀飛翰古來賢聖由師友莫作尋常聚會看

宋方麓邑侯臨會

邑宰公餘下講幃諸生雲集自歸依夕霑膏雨千山
潤一被春風萬壑輝問道芻蕘窺雅量與遊童冠識
天機西川文教連東海此理同然覺者稀

半月泉

一泓來石罅半月吐山腰混關開茲鑑清光永未銷
空涵諸佛印日汲幾僧瓢到此除煩慮冷然對野樵
過碧浪湖

湖面常浮玉山光接水光乾坤留砥柱風月煥文章
四野凝秋色孤帆帶夕陽中流吾獨立浩詠卽滄浪
會趙呂二郡丞袁何二邑侯同諸友集胡安定
先生書院
尸祝名賢幾百秋爲羣髦俊此來遊經傳自昔推先
覺治事於今見列侯宇宙精神誠處合山川雲物坐
間收環橋觀聽真奇邁莫侈空談病實修

西湖會中示諸生

我來湖上秋風生峭然四壁莎雞鳴繁華盡斂三春

色碧漢孤懸夜月明爲語諸生當此景洗心欲到虛
無境秋陽皜皜炳乾坤富貴榮名俱過影

登南高峰夜歸湖上

杖藜扶醉躡層空吳越江山一望中南渡樓臺餘宿
草西陵杉桂動秋風煙消野寺鳴孤鶴日落滄洲度
遠鴻歸向湖心吟夜月一簑瀟灑卽漁翁

題畫石壽孫觀察先生

有石巖巖峙中流洪濤奔蕩無時休蛟龍變怪恒在
側此石蒼然不改色觀察先生人中石天生風骨洵

孤直懶爲五斗頻折腰早賦歸來獨偃息晚年結社
峴山阿竹林七子無足多長嘯孫登意可擬逍遙物
外怡天和誰圖片石壽先生泰山喬岳同堅貞詩云
不騫亦不崩真人得道功允成

白下送陸五湖祠部考績北征以下宦遊雜詠
先生元似古之人白首行藏自有真再起五湖酬世
望兩都千古寄丰神淋漓翰墨人傳妙混沌天機衆
所親 聖主求賢方側席還應秘館着儒臣

劉壁亭年丈招飲仙舟

樹影離離河水流使君載酒泛滄洲捲簾倏過千山
雨隱几蕭然六月秋天地幾人愁逆旅風波何處話
扁舟夜來獨向前汀宿鷗夢蘋香兩自悠

補考功郎北上遷備兵海北歸舟道黃河

一帆纔度河間月千里重經月下河河勢更看今夜
關月明還比舊時多燕雲黯淡迷京洛淮水蒼茫帶
越波把酒臨風重回首中宵欹枕聽漁歌

送別朱海峰年兄

昔君勒馬向滇池我方學釣清溪湄今我麾旌走南

越君仍休沐鐘山隱鐘山雲隔清溪水南越滇池遙
萬里塵世行藏數見違臨風不覺悲歌起別君倏忽
五載餘逢君却在岐路隅方舟南下青徐道錯比當
年李郭徒長河綠柳垂如蓋烟日霏微相映帶美酒
微曛皓月前圍碁數着青山外吁嗟滿路風波惡幾
度中流相錯愕脫險方驚遇險心還憐急難交堪託
古來烈士貴知音伯樂鍾期世幾人兩月窮途賴青
眼低回意氣轉相親看君卽入陶潛宅採菊東籬喧
市隔北窓一夢真悠然何時却憶南州客酌君江水

送君行江上忽已秋風生回首百年如夢寐滄洲極
目空含情

廉州白石驛用壁間韻

五月休戎旅鳴鑣向海西花看紅槿發鳥訝故山啼
路迥蠻烟斷雲橫漢騎迷晚亭聊憩息清夢已龜溪
萬思嘿贈李見羅入越兼寄余二首次韻見懷
辭君百越久從征風色蕭蕭羽旆清自笑籌邊疎范
略敢夸破膽竝韓名兵戈未許澄南國禮樂誰能致
太平正憶伊人秋水外荒臺閒望數峰晴

言卷之
七
恍得山中傳妙詠真堪海角慰孤臣
可憐萬里同心者猶是當年鼎足人
嶺月夜懸空自照洞雲高臥與
誰隣相期盡在無言處漫向秋江
遡白蘋

夜渡珠崖征倭海羣寇

神州萬里跨南溟漢使樓船夜渡兵
劔戟摩霄星斗動旌旗映月海山明
渡瀘漫跡當年事標柱虛傳老將名
羣寇珠崖正猖獗揮戈誰爲斬長鯨

瓊臺有感

晚林過雨月初晴四壁蕭然鳥一鳴
琴劔自隨孤客冷星河故傍小齋明
夢回滄海人何處坐去蒲團漏幾更
誰道官衙非故主總看逆旅寄浮生

喜海酋李茂率衆來降

赤子潢池久弄兵一朝格化散南溟
鯨鯢不羨封京觀干羽須看舞帝庭
民力東南今已竭妖氛山海未全寧
會教元氣充寰宇淨洗兵戈遠翰屏

官齋司有感

數載移官竝海邊樗材未棄主恩偏
誰云彭澤非凡吏始信長沙底少年
此地支離供轉運何人啓沃

侍經筵江湖自有憂君思夜半休論帝席前
祝

聖行送李儲齋運判入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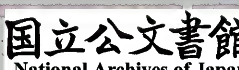
秋風淮海旌旆揚酌酒送君歌聲長一函捧出雲錦
章迢迢千里趨明光三祝華封情未央堯仁舜智今
我王臯夔稷契常在旁澤流四海思無疆天顏咫尺
寧恐惶臣迹孤遠臣心臧 天子寵賚及萬方羨君
歸來白璧雙

趙立齋郡刺史邀登瑞巖觀

瑞閣平臨淮泗流風烟萬里正高秋乾坤何處尋幽
事冠蓋同來即勝遊古洞寒雲眠野鹿青蘋落日點
江鷗夜深更上峰頭月一勾玻璃洗醉眸

送奉常陸五臺先生

豐山雲際大江流屈指名賢幾漫遊把袂正逢歐叔
語臨風忽送李膺舟百年禮樂歸 明聖 九廟蒸
嘗屬典修此去好酬宣室問莫將書劔滯滄洲
集諸生于陽明先生書院抵暮詠月而歸敬和
先生中秋四韻



古木秋雲放野晴杖藜高館集諸生坐忘白日心同
遠看盡青山月正明一笑乾坤真自得百年名利豈
能櫻詠歸只在滁陽路白露垂垂夜劇清

金陵登眺

瑠樓百尺跨穹蒼醞酒登臨傍夕陽萬點青螺凝遠
黛誰家丹桂送秋香人非吳晉山川在世際唐虞日
月長忽見江城迷去馬又驚海月挂扶桑

望祖陵有感

龍蟠虎踞舊江東倒海排山聖略雄一統坐恢神

禹迹窮征不數漢皇功王侯第宅千秋壯文武車書
萬國同試看鼎湖雲樹裏朝朝紫氣貫長虹

壬午仲冬宿楊庄紀事

暮止荒村野叟家自炊饘粥當胡麻寒燈促膝成趺
坐靜夜觀心轉法華風動空堦嘶櫪馬霜凝灑宇息
林鴉閒來悟得安心法不問征途歲月賒

蚤行過高唐

雞鳴野店促征鞍霜肅千郊曉旆寒人過高唐歌未
起望窮海岱月初殘修途自倚長鑱壯白髮偏乘瘦

馬安問道堤邊楊柳色從來冠蓋幾人看

經雄縣見衲子坐化有感

驅車道雄陽偶入禪關內瞥見一老衲龕坐儼如寐
訝問何爲者小僧前致對尸解已九日神去形還在
衲子號天機家住成都外杖錫事遠遊徧受諸宗戒
茲秋重九前忽來此幽憩日夕坐蒲團如如入三昧
宰官招不往一物無貪愛饑餐粥兩碗或啖餅數塊
已乃絕烟火飲水日僅再如是四五旬一朝竟長邁
鄉人競奔走焚香共禮拜遺骸等佛骨卜日將封蓋

余聞長太息謂衆勿驚怪斷緣了自性去來良不礙
世有大聖賢體受還歸全不作獨了漢公私毫釐間

得邸報聞

主上納御史言貶謫權閹道路驩騰敬頌一律

忽聞 聖主驅元憇喜見威靈動九陬殿陛得伸忠
直氣臣工幸解腹心憂太陽朗照羣邪伏皇極端居
萬福流願擴 宸聰弘聽納長凝鼎命鞏金甌

鍾惟新爲余談景州市叟黃在之義因同閔仲
升三人駐馬詩以贈之

鍾君好義高千古幾度從余說老黃有客曾勤生死
託踵門不受一金償燕齊豪俠今誰在壘斷屠沽正
可傷却怪衢途逢隱德臨風三歎酒爐傍

東阿道中遇雪

同雲漠漠暗春圻舞雪飄飄點客衣白晝蒼山天際
沒荒村野火望中稀傍人烏鵲寒無語夾道梅花凍
不飛瘦馬宵征獨何事高堂凝睇式遄歸

雪霽行

昨日風吹雪滿關馬鳴蕭蕭行路難今日雲開日射

麓春鳥嚶嚶出幽谷三陽開泰已多時堤邊楊柳初
欲舒牧童騎牛過南里耕夫荷耒向東畝雪在山頭
雲在浦千里紅塵乍如洗攬轡長驅齊魯間舞雩正
憶春風侶

馬上口號

凝寒散盡風日好青山到處聞啼鳥策馬悠悠天地
間借問春光誰箇了

將上蘭江訪徐魯源提學

孤蓬汗漫任西飛兀坐江流看息機兩岸山青花欲

盡深林鳥喚春將歸長天雲樹依蘭渚落照烟濤隔
釣磯千里曾期徐孺子高齋還許藉光輝

江邊同郭青螺太守登眺

媿殺李膺舟何期郭泰遊論文同藉艸醜酒更臨流
雲淨千山麗春深萬木稠風塵存傲吏高誼薄封侯
信州訪楊止菴符卿留贈二首

四海希知已十年馳素心入門笑相視促膝語猶深
象數窮天地虛明洞古今楊雄似吾子不識有冲襟
青山當戶立雅稱高人居閉關常習靜抱病却耽書

明月夜孤嘯白雲時滿裾草深門一丈俗吏恐趨

江行卽事

萬山蒼翠映晴湖人在中流一畫圖石嶂橫空蹲虎
豹風林滿路戛笙竽飛飛江燕將春去泛泛漁舟帶
日徂滄海桑田閒底事斜陽獨立笑狂夫

沈繼山比部謫戍嶺表蒙恩召還遇於薊溪
水次

喜見孤臣萬里回爲論往事寸心摧網常肯向權姦
墜羅網還從聖主開瘴海七年甘困辱彤庭一日

奇和堂集 言卷之二 三
賜歸來匡扶社稷須公等好把丹心燭上台

洵陽道中

歷遍商顏路言從漢水濱秦關千里盡楚地一江分
岸柳移春棹山鳩度晚雲悠然鄉國意野吹隔溪聞

入棧道紀興二首

棧道連雲起漢褒輜軒千里逐前旄龍川東下濤聲
壯劍閣西來王氣高白晝羣狐窺樹杪青天匹練轉
江臯關山險處偏增勝欲賦無能首重搔
行行鳥道轉縈迴斷壁危橋半欲摧秦蜀風烟看地

接山川險隘自天開飛泉百道浮空出翠巘千重繞
騎來谷口忽看天地冥白雲滾滾似成堆

陳倉口號

焚燒棧道張良計暗度陳倉韓信兵二子功勳何處
覓千秋併作漢江聲

楊知江寅丈招飲東湖亭

使君開醺鳳城東亭隱湖心一鑑空萬疊青山春雨
外數聲黃鳥暮林中封疆正履岐周舊勳業何如且
爽雄醜酒臨流千古意坐來鄙吝已消融

胡鳳岡同卿三述齋藩伯醮集 韓府暖泉園

亭

暖泉滾滾出城闈
遶遍梁園賸有春
帝子風流誇上
國高平烟景壓三
秦晴湖菡萏明朱
箔夜月鷓鴣弄
白蘋坐對僊槎渾
似畫醉來歸騎欲
傷神

臥虎山前雲滿谿
平涼城外柳成堤
開樽池館景初
夏繫馬郊原日欲
西幾處樓臺瞻瑞
氣四時花鳥入
新題凭欄笑語渾
忘夜月滿湖心忽
報雞

嘆窯居者

鑿山通牖卽成廬
荒陋分明似古初
大塊中原藏燠
氣野人千載藉郊
居衣冠不事周文
盛食息惟便漢
網踈聞道頻年多
餓殍幾村營窟復
成墟

同胡鳳岡同卿遊空同紀事

秦郊雨乍歇關山
雲未收我因校士
罷漫作空同遊
高平迤邐四十里
空同萃嶽天中起
涇水湯湯山下
流問道宮前初至
止藍輿倒挽陟崇
岡白雲霞霞古
木蒼玄鶴深居巖
下洞咫尺仙踪不
可望有客邀我
東臺上梵宮杯酒
聊相向登臨到處
意難禁急呼衲

子爲前鄉西行數百武徙倚青松阿瞥見萬仞壁雲
中影婆娑青黃色相杳難指登州海市差可擬直如
混沌氣初分人間畫圖那有此從茲轉入三天門峽
中一線百迴身峰頭伏謁玄帝室俯視迷茫混八垠
徘徊且復空亭坐須臾林霏雲影破千崖萬壑頓生
輝飛鳥天邊看箇箇乘興直上香山頂曠然遐矚無
畦町雲外青山山外雲六合都歸一瞬頃崑崙萬里
斷復連黃河百折遶中原帝王賢聖屈指數雍州形
勝何其尊吁嗟軒轅氏下問廣成子御世本玄靈靜

者握其紀軒轅廣成不可作紛紛議論徒穿鑿大道
若容私智求乾坤爐鼎宜銷鑠興盡歸來已夕陽五
臺雲氣復蒼黃晴陰晝夜理如是羽化難期空斷腸

遊空同山勗諸生

登山自平地高以下爲基脚跟如不力崔嵬焉得躋
兀兀五臺峰中有三天路直上萬仞岡虛空更無住
所以大易訓禮卑而智崇卑法業乃積崇效德方隆
文執道之英根深枝葉茂培養欲沉潛誦讀宜宏富
人倫庶物間天則不可違要令常著察內省免瑕疵

能以無礙心而行真實地高明亦中庸攸往無不利
窮達固有遇堯桀在所趨阿衡與陋巷百代同光輝
秦俗喜淳龐况存聖哲矩忠信肯好學一日應千里
吾愧爾師表此志良勤劬勉旃二三子邁往毋躊躇

北地歎

晨發鎮原城東走環慶路騁望百里間人烟絕稀遇
此地多峻阪其下塹深谷古以旱海名水泉無停蓄
農夫耕藝處強半在山原且也氣寒肅發生苦不繁
蓋聞壬午歲三時不一雨蕭艾夏焦枯赤地真千里

斗粟數百錢乞貸亦無門牛羊殺食盡妻兒難共存
荒岡幾十窩闔室成餓殍相蒸爲疫厲生者多折殍
去歲略種植痛遭石鼠害今春大雨雹麥苗復損壞
天子款強胡邊烽稍寧息何爲災沴仍使民至此極
北郡苦邊糧更爲馬站累數鐘致一石募馬費三倍
平時力不支饑饉誰堪此縱有子遺存困踣終就死
言之不忍聞涕淚欲霑襟拯救我無術當塗願切心
同王明峰寅丈眺慶陽城樓

山作城兮水作池金湯誰闢此雄基龍蟠鳳翥天然

勝陝北胡南地最奇陶穴千秋風未改鐵邊一線虜
難窺府北三百里外有鐵邊山范希文嘗禦虜於此凭高眺遠無端興落日
荒亭一賦詩

題鷺池

鷺池鷺池絕澳窈非洞非壑亦非沼鑿山百仞引河
流半出人工半天巧城隅穿入如大隊俯瞰鷺池在
幽昧五月堅冰撞不開寒威凜凜生衣袂城中平地
高如山城外兩河合似環從來強虜攻不得利濟鷺
池九井間古人用意有深處後賢修葺仍多費登臨

莫作等閒看保障應須弘備預

清涼山漫興四絕

金明阻西嶺清涼峙其東延水正中出一郡兩城雄
上上清涼山委蛇復奇怪樓閣倚雲岑萬井如天外
鑿山成石宇鑿佛一萬尊人世亦希有神功豈無存
洞以仙人名仙去洞還在曲徑白雲深幽棲自可愛

題尸毘巖

施膚救鵠尸毘佛膚盡鷹餐命不惜一念慈悲覆萬
靈河嶽生輝神鬼輯三教聖賢各有真本來非空亦

非色吁嗟後世迷其源競說虛無棄倫物試看烏延
川上月千家萬家同照徹無端一命委鷹鷂便恐尸
昆心膽裂

送胡鳳岡同卿還晉

空同山下初傾蓋彰武城東忽送君世故看來真夢
鹿萍踪到處若浮雲關西驛路天邊斷冀北山河望
裏分駐馬斯須莫辭醉胡笳哀怨不堪聞

烏延喜雨志懷

城頭昨夜雨橫空灑遍秦山幾萬重梵閣近看飛爽
氣邊氓遙憶破愁容青藜黯淡明宵几絳帳蕭疎對
曉峰正在延州思范老匡時那得步高蹤

鄜城得家書有感

秦關去浙幾千里遊子行役經三時白日光陰忙裏
過清宵魂識夢中馳老親邇幸便衾枕弱息方能啗
粟梨金馬陸沉非我事溪山盟約爲誰羈

答李懷洲年兄兼奉唁

棘寺聯鑣記昔時萍蹤南北各驅馳風流海岱君誰
惜潦到乾坤我自知水盡山窮堪駐足雲翻雨覆且

詩和堂集 詩卷之 昂眉請看百二秦關勝千古英雄幾奕碁

回車長安

烏兔西飛春復秋
輜車歷遍帝王州
山河四塞真天府
雲水千重愜壯遊
華嶽金精聯北斗
函關紫氣度青牛
掄才六郡慚無補
贏得乾坤指掌收

望秦山

秦山萬里鬱嵯峨
歎惜英雄舊恨多
吊古賈生論未了
傷秋杜甫興如何
月臨漢塚遊麋鹿
雲覆唐祠長薜蘿
只有岐山鳴鳳處
到今士女尚謳歌

監試武闈

材官騎士集如雲
鏖戰文場向夕曛
驍悍不跨秦子弟
聲名誰數漢將軍
坐當百二山河勝
人比三千禮樂文
退食高齋閒徙倚
月臨關塞白紛紛

鳳樓校諸生望嶽漫賦

華嶽無山可與齊
我來高閣坐凌虛
仙人日下長舒掌
玉女雲中巧露裾
斷壁蒼烟車馬絕
寒霄孤月奕碁初
乾坤老眼浮雲外
不到三峰已廓如
鳳閣嵯峨逼紫霄
三峰拱立邇相招
秋風有我排閭

闔洞府何人吹玉簫劍氣長隨明月迫蓬心坐與白
雲銷深巖欲卽希夷睡却恐無情惹世嘲
青牛一去無消息千載犁溝說老君海上獨留玄牝
訣人間虛誦五千文黃河滾滾來西極秋樹亭亭隔
暮雲玄覽滌除無一事三峰紫氣自氤氳
携爾諸生賦鳳樓何如仙子步瀛洲已看瑞氣還光
嶽不少文芒射斗牛曉日斜臨仙掌動秋雲故傍野
巖浮誰將赤手摩蒼昊吞吐河山百二州

青柯坪紀事

藍輿百折上青柯一路蒼崖古木多問道蓮蓬在何
處舉頭紅日隔烟蘿

陟嶽何辭千尺峽探奇不畏老君溝老夫自愛人間
足且傍巖阿看水流

水簾高挂幾千尋眼望松邊一竇深山澤無心自升
降鴻濛飛灑到如今

秦華峰連北斗坪琳宮深隱石壇清凝香午夜團蒲
坐孤月中天萬壑明

溫泉漫賦

灑山之下溫泉出天下溫泉此第一兩度經過浴此
泉但覺和氣氤氳透肌骨雙竇涓涓萬古流清風明
月同悠悠到此灑然消俗慮浴沂點也如堪儔華清
往事不足道美惡由來人所造君不見山下泉源日
日新玉環粉黛俱飛塵

烽火憐褒姒華清寵貴妃昔當懽幸日寧識覆亡幾
鴆毒生安宴戈矛動壺闈古來明哲士百志在防微

病間自警

不忍寸膚癢翻滋一體創公事坐廢閣身心失平康

長者勞問訊童僕爲驚惶旬餘費調攝血氣乃復常
庸醫信多悞無妄藥自殃因之悟宿非動靜惟安詳

輓樊太學

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
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
更虛奄爾少微星殞沒令人灑淚滿襟裾

田春野張復所原葵衷諸大夫招飲華州東氏
園亭漫賦二律

結廬當華麓幽勝似江南叢竹看交翠寒泉飲獨甘

月明人在榻犬吠客停驂仙境依稀是桃源莫浪探
秋風振長谷萬籟真笙竽載酒一以過悠然興不孤
太平容傲吏蕭散近蓬壺日暮潼津道回頭悵隙駒

輞川卽事

霜寒木落千崖枯山窮水盡行人孤探奇浪迹輞川
上別是乾坤一畫圖鹿苑山前鹿苑寺王維舊跡茫
無處空林煙火更誰家落日漁樵自來去高賢避地
遠塵紛四皓商山亦比鄰削壁千尋川上立遊人指
點幾秋春

壽王薇田先生

終南佳氣滿周原黃綺風流異代存曾見鳳鳴當
紫禁又逢龍臥在青門早探玄理心無競高步詞壇
衆所尊東海故人時納履春風坐裏賸溫溫

御李燕臺兩紀餘秦關此日造君廬不堪浮世滄桑
變喜見高人木石居夜月牛頭留杖屨秋風鹿苑問
樵漁息機已得長生訣渾忘當年駟馬車

途行有感

雪滿驪山道星馳漢使軒敝裘驚歲月孤劍任乾坤

戍鼓嚴城急漁舟野渡昏無端念鄉國立馬暗消魂
戊子秋別白下諸公登江舟卽事

江頭解纜雨淒淒山色空濛路欲迷去國孤舟沙渚
外故人歸騎石城西風來午夜濤聲急月落滄洲鴈
影低萍跡自憐無繫着忽驚清夢已龜溪

壬辰秋經黃河

中原萬里帶黃河東海孤臣棹幾過白露兼葭秋色
暮滄洲鴻鴈夕陽多蒼生屬望慚安石老將威名愧
伏波獨抱葵心懸魏闕笑彈長鋏一高歌

度分水關二首

層巒插霄漢閩楚此分疆地險雄千古人寰自一方
日臨南海近雲濶晚林蒼秉鉞初停駕鯨波況未揚
驅車烏道傍殘暉望入閩關樹色微萬壑遙從蒼嶺
斷千峰時見白雲飛霓旌拂日來花塢羽騎騰空轉
石磯開府南荒慚老骨澄清何日報 彤闈

武夷四絕

怪石奇峰列兩厓中流九曲更縈迴信知勝境人間
少應有仙蹤海上來

風雨扁舟入武夷溪山一覽自知奇
會須窮歷高深處指點羣峰了不疑

王子真君去不回藥爐丹竈總塵灰
神仙自脫凡情外今古遊人只浪猜

伏羲洞下紫陽廬妙契先天在此居
賢聖精神何處覓青山綠水自如如

癸巳七月之望陳懷雲直指招飲荷亭

海月升東嶺荷亭對晚尊涼颺颯以至四顧寂無喧
大地今何夕高懷喜共存夜深泛湖艇赤壁未須論

月下嘆

秋來久不雨明月其如何明月空皎皎不如雨滂沱
中丞寔舛盃毋乃干天和罪在予一夫吾民庶且多
百拜叩天闈洗濯誓新圖叶唐何願請蒼赤命明神毋
終訶

久旱喜雨得霖字

自哂衰齡臨重地喜從大旱得甘霖隴禾一夜千郊
秀山水交流萬壑深禱應桑林歸主德澤均海甸
識天心願倡九牧勤康阜長使三農免歲侵閩八郡一州故

收云九

延陳直指于越王山城樓得微字

層樓咫尺連霄漢使節蹁躑動太微萬樹近連秋壑
響孤鴻遙傍落霞飛江山澄霽星辰迫樽俎從容羽
檄稀公暇追攀欣倚玉夜深瀟灑欲忘歸

澄瀾閣送陳使君

雲滿三山水滿溪開尊秋閣傍城西霜旌北指星輝
動驄馬宵征樹色迷萬里江湖同繾綣七閩經略藉
提攜升車漸覺鸞聲遠獨俯澄瀾聽鳥啼

澄瀾閣覽勝

萬山湧出三山秀江水遙連海水平形勝早歸秦帝
籍衣冠今滿越王城秋風野店頻驅馬夜月樓船正
息兵老眼凭高多曠事四郊禾黍又垂成

癸巳中秋坐庭中語兒大受與周生希孔

明月在天入在地不見月明雲之蔽撥開浮雲便見
月月明萬古元無異四時月色盛秋中此是火退金
精融金火乘時自衰旺月明本體何終窮人有光明
亦如月私欲蔽之始湮沒若能常保赤子心睿智聰

明隨地發

送陳懷雲侍御復命北征

世情有膠漆道誼重蘭金寥寥宇宙間幾人稱同心
嗟予歲寒骨涉世亦已深晚遇知己者離懷不自禁
使君南州彥高躅夙所欽持斧代巡狩七閩徧棠陰
治道去秦甚民風遏邪淫不大聲以色坐銷南海侵
榕城再駐節燕言每披襟裛遲藉啓沃如早得膏霖
肝膽兩相照意氣薄雲岑一朝舍我去邈若商與參
雅抱切匡時行獻丹宸箴願作朝陽鳳

聖世鳴清音春風武夷道夜月章江濤轉盼天街上
夔龍實可任

邀劉直指登鼓山

鼓山高峙越城東繡斧紆迴出梵宮拂樹霜旌開曉
瘴傍人海鶴唳秋風扶桑萬里烟濤外赤荔千家雨
露中把酒斜陽重搔首澄清還藉使君功

甲午中秋翫月

皎皎中秋月初升庭樹巔海風吹萬里飛雲斷復連
灼灼庭中花清香滿蘭室孤月放雲端舉觴如白日

月照萬古面香飄一座衣安得座中人對景心不違
孺子發清歌歌聲徹天地頓覺萬慮空陶然成一醉
重陽日同劉際明直指邀王衷白太史方明齋
職方登烏石山漫賦三首

九日登高處鄰霄烏石臺喜逢申甫佐共倒海山杯
萬木秋聲動千峰夕照開渾疑坐蓬島夜永重徘徊
令節傳千古乾坤總一家攀蘿薄霄漢滿目足烟霞
採菊人何在凌風帽欲斜秋高明月迥醉擬泛仙槎
掄文初罷宴覽勝復登高塵世爭龍虎雲霄等羽毛

風清花襲戶夜靜鶴鳴臯洞視無悲喜長歌異楚騷

此卷中七絕

寫谷一見

內閣

周亮

新刊

詩卷之

三

